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40n0718

四分戒本約義

明元賢述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718-A 四分戒本約義序](#)
 - [目錄](#)
 - [戒經序](#)
 - [四波羅夷法](#)
 - [十三僧伽婆尸沙法](#)
 - [二不定法](#)
 - [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
 - [九十波逸提法](#)
 - [四波羅提提舍尼法](#)
 - [眾學法](#)
 - [七滅諍法](#)
 - [總結](#)
 - [七佛偈](#)
 - [迴向頌](#)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Q1」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718-A 四分戒本約義序

昔庚辰歲。予在杭之真寂。欲效顰圭峯。挈毗尼之要以示晚學。卒以病阻迨今春。自鼓山來寶善。謝絕參請。但弘唱毗尼而已。諸人以戒本請註作新戒方便。予曰此宿志也。故諾之。發筆於仲秋初旬。輟筆於孟冬末旬。凡三閱月。三脫稿而後成。其中若事若義。悉採之四分律藏。所有開遮亦悉本佛制。非敢妄以意裁也。嗚呼是書之成。乃在今日也耶。今當此乾坤鼎革之際。草昧未寧之秋。白刃凌空。橫尸遍野。居民逃奔山谷。旦夕莫必其命。而予乃力疾作此何哉。蓋以人知世運之變其苦為甚。而不知法運之變其苦為尤甚。世運之變苦在一時。法運之變苦在萬劫。一時之苦禍止殺身。萬劫之苦禍極三途。以此較彼。豈百千萬億能及其一哉。但人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於此則驚惶失措。於彼則怡然苟安也。予慨自天啟以來耆德凋喪。晚進日趨日下。如狂瀾之莫迴。且又妄逞空見弁髦戒律。不有防之後將安極。予所以孳孳亟亟勉成此書。未敢以世難阻也。但思行此書於今之世。正如鼓瑟於齊王之門。不鄙而嗤之則幸矣。況敢望其依而習之乎。雖然此亦告朔之羊也。或存或去。是在仁者。

皆歲次丙戌冬一陽月朔旦嗣曹洞正宗沙門元賢題於劍津之寶善菴

四分戒本約義目錄

- 卷一
 - 戒經序
 - 四波羅夷法
 - 十三僧伽婆尸沙法
 - 二不定法
- 卷二
 - 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
 - 九十波逸提法
- 卷三
 - 九十波逸提之餘
 - 四波羅提提舍尼法
- 卷四
 - 眾學法
 - 七滅諍法
 - 七佛偈

。迴向頌

目錄(終)

No. 718

四分戒本約義卷一

福州鼓山嗣祖沙門 元賢 述

四分者。一比丘戒。二比丘尼戒。并受戒說戒。三安居自恣等。四房舍并雜犍度等。故名四分。犍度此云法聚。即分義也。戒本乃是初分比丘戒中。佛制戒之語。半月眾所共誦者也。其源出曇無德部。曇無德此云法密。部主之號也。先是佛成道後三十八年。赴王舍城國王齋。齋畢。羅睺羅洗鉢失手墮地。碎為五片。佛云此表我滅度後。諸惡比丘。將我律分為五部也。後佛滅度百年後。有優婆塞多尊者弟子五人。各執已見。果分律為五部。一曇無德部。二薩婆多部。三迦葉遺部。四彌沙塞部。五婆蹉富羅部。其古律則摩訶僧祇也。此本傳至唐凡有四本。宣律師所遵行。乃姚秦陀施耶舍譯本。此本與律少有不同故。後有唐西太原寺僧懷素。仍於律中撮出。俗稱新律。新舊二律。莫敢低昂。請旨欽定。二律并行。即今藏中二本是也。愚詳考之。義實無差。文有少異。今則并用二本參定。非敢妄有增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今演毗尼法
令正法久住

將說戒經。先說此偈。是為說戒之序。律中全文尚多。疑是部主曇無德所說。今省繁就要。不知何人所刪也。首二句歸敬三寶。以求冥加。次二句明說戒之本意。演宣說也。毗尼此云律。又云善治。是以律治罪也。令正法久住者。以戒為定慧之洪基。解脫之要道。若不得戒。雖有禪定智慧。悉成魔外故。說戒則正法久住。不說則正法不久住也。

戒如海無涯 如寶求無厭 欲護聖法財
眾集聽我說

此歎戒德以勸其聽也。戒法廣大。猶如大海無有邊涯。其可貴重。猶如珍寶。當勤求之。勿生厭倦。聖法財即戒寶也。欲守護此戒。不至喪失。則當常聽此戒。庶常得策勵。而戒可護也。

欲除四棄法 及滅僧殘法 障三十捨墮
眾集聽我說

此言戒能滅罪。以勸其聽也。戒若有毀犯。當常聽說戒。發露懺悔。則罪可得滅。障謂障障。言可防障而不至於墮也。戒有五

篇。今止言三者。舉重以該輕耳。

毗婆尸式棄 毗舍拘留孫 拘那含牟尼
迦葉釋迦文 諸世尊大德 為我說是事
我今欲善說 諸賢咸共聽

此言戒乃七佛同制。非後人妄立。故當共聽也。

譬如人毀足 不堪有所涉 毀戒亦如是
不得生天人 欲得生天上 若生人中者
常當護戒足 勿令有毀損 如御入險道
失轄折軸憂 毀戒亦如是 死時懷恐懼

此設喻以示毀戒之害。如人毀足則不可行。毀戒則不能生天人。欲生天人。必須護戒。況入聖道乎。又如御入險道。失轄折軸。則險不可出。毀戒則惡道不可出。臨死時惡相現前。必墮三途。有深懷恐懼而已。是知戒決不可毀也。轄車軸頭鐵也。

如人自炤鏡 好醜生欣戚 說戒亦如是
全毀生憂喜 如兩陣共戰 勇怯有進退
說戒亦如是 淨穢生安畏

此設喻以示說戒之益。如人炤鏡則自見其好醜。好則欣而醜則戚。說戒則自見其全毀。全則喜而毀則憂。又如兩陣共戰。勇則進而怯則退。說戒則淨者安而穢者畏。喜與安有增進之意。憂與畏有改悔之機。是說戒之益有如是也。

世間王為最 眾流海為最 眾星月為最
眾聖佛為最 一切眾律中 戒經為上最
如來立禁戒 半月半月說

前重重誡勸已竟。此乃較量其勝功。以結上文也。小乘律中。以比丘戒為最故云然。由此戒為最故。如來立此禁戒。使半月半月必說之。所以警策昏怠。而除滅愆尤也。

和合僧集會(答言僧集和合)。未受具戒者出(有即遣出答言未受具戒者已出。無答言無未受具戒者)。不來諸比丘說欲及清淨(有依法說。無答言無說欲及清淨者)。誰遣比丘尼來請教誡(有依請具答。無答言此處無尼來請教誡)。僧今和合何所作為(答言說戒羯磨)。

大德僧聽。今白月十五日。眾僧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和合說戒。白如是。

此羯磨軌則也。和合者。律中云。應來者來。應與欲者與欲來。現前人得呵不呵。是名和合。反此名不和合。集會者。律云當敷坐。打搥椎三通。盡大眾俱集一處。未受下。律中白衣沙彌。俱不許聽大僧說戒。聽者得無量罪故遣之。不來下。律云。比丘若有佛法僧事。及有病看病人。竝聽與欲。與欲者。聽其與人說欲也。惟除結界及鄙事不與欲。與者得罪。其傳欲人。在眾中整儀

白云。大德一心念。今有某甲比丘。自說清淨。無諸障法。為病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一說便止。誰遣下。佛以尼眾暗昧。又關於參訪。許半月往僧中。請教誡師。其受囑人。當于眾中整儀白云。大德僧聽。某處和合比丘尼。差比丘尼某甲。半月頂禮和合僧足。求請教誡。三說已。僧中應為擇教誡師。作白差往。如無堪者。上座應作略教誡法告囑人云。明日尼來請可不時。報言昨夜為尼遍請無堪者。然上座有勅。語諸尼眾精勤行道。謹慎莫放逸。受囑者如法告于來尼。尼回集眾。宣上座勅已。應合掌聽受。答言頂戴奉行。禮拜而退。若尼半月不向僧乞教誡師者犯墮。羯磨此云作法辦事。乃白眾而作法也。大德下。正羯磨之語。白月黑月者。上半月為白月。下半月為黑月。僧時到。謂當作法之時也。忍聽。謂忍許聽作羯磨也。

諸大德。我今欲說波羅提木叉。諸大德諦聽。善思念之。若自知有犯者。即應自懺悔。不犯者默然。默然者知諸大德清淨。若有他問者。即應如實答。如是諸比丘。在大眾中。乃至三問。憶念有罪。不懺悔者。得故妄語罪。故妄語者。佛說是障道法。若比丘憶念有罪。欲求清淨者當懺悔。懺悔得安樂。不懺悔罪益深。

此令其憶念有罪。而懺悔也。波羅提木叉此云保解脫。謂持此戒保任得解脫也。又云別解脫。謂三業七支。因戒防非。別別得解脫也。若有問者。謂此三問之外。別有事當眾審問者。亦當如實而答也。不懺悔得故妄語罪者。以其自知有罪。而故覆藏。雖未有語。亦同有罪說無罪。虛妄不實。是障道法也。結突吉羅。

諸大德。我已說戒經序。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此上通名戒經序。下乃廣說戒相。

諸大德。是四波羅夷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波羅夷此云棄。謂犯此罪者。永棄佛海邊外。

若比丘。共比丘同戒。不捨戒。戒羸不自悔。犯不淨行。乃至共畜生。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

須提那尊者。因歲饑領眾。往故里乞食。其母屢勸尊者捨道還俗。尊者再三不允。母云。汝既不還。可為種子。使汝種不斷。于時佛未制戒。尊者不知其過。遂諾母命。乃與妻三成其事。後佛知故制。共比丘同戒者。謂共諸比丘。同稟具戒也。不捨戒者。佛言。比丘不樂淨行。聽捨戒還家。捨時對三寶前。如法三唱而捨。若狂亂心。或對狂亂人前。乃至天龍鬼神。及不解如是語者前。俱不成捨。語而不了了者。亦不成捨。戒羸者。戒多毀犯也。戒多毀犯。便當勇猛懺悔。戒體復完。今又不能懺悔。則

惡且日長。必至于犯不淨行矣。不淨行即淫法也。乃至共畜生者。後因一比丘林中獨居。與一雌獼猴交。他比丘伺見白佛。故兼制之。凡比丘。若犯一切男女人非人。是道非道。有隔無隔。初入如毛頭許。俱得波羅夷罪。方便不入者。偷蘭遮。若有怨家。強捉比丘行不淨行。不受樂者不犯。受樂者犯。若比丘教彼比丘行不淨行。彼比丘若作教者。偷蘭遮。不作教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滅擯。若睡眠無所覺知。及不受樂。一切無有姪欲意者不犯。波羅夷不共住者。謂犯者不得與清眾。共一說戒。共一羯磨也。蓋犯此者。即當滅擯。若有犯不覆藏者。當退位在比丘後。沙彌前。不同一切比丘事。不應授他人戒。不得畜沙彌。不得受他依止。不得教誡比丘尼。當自屈意。調伏心行。盡形壽不得離。若證阿羅漢果。方超入大僧位也。

若比丘。在聚落中。若閑靜處。不與物盜心取。隨不與取法。若為王。王大臣所捉。若殺。若縛。若驅出國。汝是賊。汝癡。汝無所知。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

檀尼迦尊者。為己造屋。私取平沙王材木。事發被攝。國法盜五錢當論死。王以比丘故。但呵而遣之。佛知故制。凡物必人與方可取。人不與。而以盜心取。則實盜也。隨不與取法者。謂依國王不與取之法而論罪也。凡盜取一切財物值五錢。離本處五尺犯棄。五錢。此土值銀一錢也。若減五錢偷蘭遮。若欲取而未取者。偷蘭遮。若方便破壞他物。若倚親厚強力而取。若以言辭誑詐而取。若以呪術等力而取。得五錢俱犯棄。若減五錢若未得。俱偷蘭遮。若為他人偷渡關稅。作諸方便。皆偷蘭遮。若方便求得五錢犯棄。不得偷蘭遮。方便求得減五錢。偷蘭遮。不得突吉羅。若教他人求五錢得五錢。二俱犯棄。不得。二俱偷蘭遮。若教他人求減五錢得減五錢。二俱偷蘭遮。不得。二俱突吉羅。若教人求五錢。受教者得減五錢。二俱偷蘭遮。若方便教人求減五錢。受教者得五錢。受教者犯棄。教者偷蘭遮。若方便教人求五錢。受教者乃取異物五錢。取者犯棄。教者偷蘭遮。若方便教人求五錢。受教者謂是使取物。無盜心取五錢。教者犯棄。受教者無犯。若教人取物。受教人謂教盜取得五錢。受教者犯棄。教者無犯。若有主物有主疑。無主物有主疑。無主物無主疑。取五錢。俱偷蘭遮。若有主物有主疑。無主物有主疑。無主物無主疑。取減五錢。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滅擯。若與想取。若己物想取。若糞掃想取。若暫取想取。若親厚意取。無犯。

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持刀與人。嘆譽死。快勸死。咄男子。用此惡活為。寧死不生。作如是思惟。種種方便嘆譽死。快勸死。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

婆裘園諸比丘。習不淨觀。深厭色身。遂欲自殺。時有勿力迦難提比丘。是外道種。持刀入園。比丘倩斷其命。以衣鉢酬之。由是死者相繼。居士見之譏嫌。佛知故制。斷人命者。簡非人也。刀與人者。知他欲自殺。便以刀與之。或以刀與彼。令彼行殺也。嘆譽死者。讚譽其死之善快。勸死者。勸其速死也。咄男子下。正快勸之辭。持刀與人下。皆非自手殺。而心實殺也。凡比丘若自殺教他殺。使禽獸殺毒藥殺。或方便坑陷。以至用水火木石等。斷其命者。皆犯棄。方便不死者。偷蘭遮。若殺天龍鬼畜生能變形者。犯偷蘭遮。方便不死突吉羅。殺畜生波逸提。方便不死者突吉羅。若人疑非人。若人作非人想。若非人人想。若非人疑人。殺之俱偷蘭遮。比丘尼犯者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滅擯。若擲刀杖瓦石等。誤殺者。一切無害心。而死者俱無犯。

若比丘。實無所知。而言我得上人法。我已入聖智勝法。我知是。我見是。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除增上慢。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

因歲饑乞食難得。佛命隨處安居。時婆裘園比丘。竊作方便。希易得故。乃向居士家。說我得上人法等。上人法猶云過人法。聖智勝法。謂聲聞四果四智之法也。我知是我見是。即指聖智勝法而言。彼於異時下。對人發露之辭。縱能發露。猶結棄罪。除增上慢者。因一比丘耻未得道。妄言已得。後以精進故。證阿羅漢果。疑前妄語犯棄。因白佛。佛為開之。為是增上慢心故作是說。非虛誑以希利養者比也。凡比丘向人。說得上人法等語。前人知者。波羅夷。前人不知者。偷蘭遮。若以手印。若書信。若遣使。若作相。彼知者波羅夷。不知者偷蘭遮。若實得道。向不同意人說。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滅擯。若實得向同意人說。若向人說諸法。而不言我得。不犯。

諸大德。我已說四波羅夷法。若比丘犯一一波羅夷法。不得與諸比丘共住。如前。後亦如是。比丘得波羅夷法。不應共住。

如前謂如半月前犯者。皆波羅夷不共住。後亦如是者。謂此半月後有犯。皆同此結罪也。

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德。是十三僧伽婆尸沙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僧伽此云眾。婆尸沙此云殘。犯此罪者。已幾于棄。如人為他所斫。而未斷咽喉。僅存殘生理。宜速救也。

若比丘。故弄陰出精。除夢中。僧伽婆尸沙。

迦留陀夷。欲心熾盛。乃弄陰失精。佛知故制。後有一比丘。夢中失精。疑犯此戒白佛。佛為除之。凡弄陰未失精者。偷蘭遮。若比丘教他失精。教者偷蘭遮。若不失突吉羅。若教餘人。失不失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若不弄而自失者。不犯。

若比丘。姪欲意與女人身相觸。若捉手。若捉髮。若觸一身分者。僧伽婆尸沙。

迦留陀夷。於房門外。伺諸女人至。引入看房。遂與身相摩觸。佛知故制。若捉手下。皆身相觸也。與一切女人身相觸。一觸一僧殘。若以衣服等觸其身分。偷蘭遮。若以衣服觸衣服者。突吉羅。若與天女。阿修羅女。鬼神女。龍女。畜生女。能變形者相觸。皆偷蘭遮。畜生女不能變形者突吉羅。若與男子相觸突吉羅。若與二形相觸。偷蘭遮。若人女非人女想。非人女人女想。非人女疑人女。俱偷蘭遮。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若誤相觸。無淫欲意。不犯。

若比丘。姪欲意。與女人麤惡姪欲語。隨麤惡姪欲語。僧伽婆尸沙。

迦留陀夷。因佛制不得相觸。乃引女人入房。向彼說粗惡姪欲語。佛知故制。隨其語之多少。了了者。一語一僧殘。不了了者。偷蘭遮。若其語在二道之外。不甚粗惡者。偷蘭遮。若天女。修羅女。鬼神女。龍女。畜生女。能變形者。及二形黃門。向說麤惡語。彼知者偷蘭遮。不知者突吉羅。若作手印。若書信。若遣使。若現相。彼知者偷蘭遮。不知者突吉羅。向畜生不能變形者。說粗惡語。突吉羅。向男子說粗惡語。突吉羅。人女疑非人女。人女作非人女想。非人女作人女想。非人女疑是人女。俱偷蘭遮。比丘尼犯者偷蘭遮。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若向女人說言女身不淨等。不犯。

若比丘。姪欲意。於女人前。自嘆身言。大妹。我修梵行持戒精進。修善法。可持姪欲法供養我。如是供養第一最。如是語者。僧伽婆尸沙。

迦留陀夷。因佛制。不得向女人說麤惡姪欲語。乃向諸女人。自嘆譽其身之德。索欲供養。佛知故制。若向女人嘆身索欲語。了了者。一語一僧殘。不了了偷蘭遮。若嘆身索供養。而不索欲者。若除二道外。令別作供養者。偷蘭遮。若作手印。若書信。

若遣使。若現相。彼知者僧殘。不知者偷蘭遮。若天女修羅女。乃至畜生女能變形者。向說而了了者。偷蘭遮。不了了者突吉羅。若手印等。彼知者偷蘭遮。不知者突吉羅。向畜生不能變形者嘆身。突吉羅。向男子歎身突吉羅。若人女疑非人女。若人女作非人女想。非人女作人女想。非人女疑人女。俱偷蘭遮。比丘尼犯者偷蘭遮。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

若比丘。往來彼此媒嫁。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若為成婦事。若為私通。乃至須臾頃。僧伽婆尸沙。

羅閱城。有比丘迦羅。善知俗法。嘗為人作媒嫁。城中居士便言。釋子善為媒嫁。比丘白佛。佛為制戒若比丘自受語。自往彼語。還報者僧殘。往彼語而不還報者。偷蘭遮。若聞語往彼說還報者僧殘。不還報偷蘭遮。若作書遣使指印現相往來。皆同罪。若與語而不受。便往彼說還報。偷蘭遮。若受語不往彼語不還報。突吉羅。若不受語往說不還報。突吉羅。其還報語。若言已嫁與他。若言至餘處。若言死。若言賊將去。若言無。一切偷蘭遮。若言癩病。若言癰病。若言白癩乾消顛狂。若言痔道有瘡。及膿出不斷。一切僧殘。若比丘。一反媒嫁人女僧殘。隨媒嫁多少。說而了了者。一一僧殘。若不了了。偷蘭遮。媒嫁畜生突吉羅。媒嫁男突吉羅。若比丘持他書往不看者。突吉羅。若為白衣作餘使命。突吉羅。比丘尼罪同。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若夫婦離別為還合。若為父母疾患。若繫在獄看書持往。若為信心居士病。若繫在獄看書持往。若為佛法僧塔。若為病比丘。看書持往。無犯。

若比丘。自乞作屋。無主自為己。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十二磔手。內廣七磔手。應將餘比丘往看處所。彼比丘當指示處所。無難處。無妨處。若比丘有難處妨處自乞作屋。無主自為己。不將餘比丘往看處所。若過量作者。僧伽婆尸沙。

佛在耆闍崛山。聽諸比丘自作屋。有一比丘。大作屋。繁索信施。施主譏避。又一比丘為自作屋。手砍大樹。彼樹神念。樹被砍。子孫無依。欲打比丘。又恐得罪。來白佛。佛嘆言善哉。若打持戒比丘。獲罪無量。今恒河邊有一大樹。名娑羅。其神始命終。汝可速往居止。佛因制戒。蓋無主則必乞之於人。自為己則非為廣眾。豈可廣索財物。而過量作屋哉。磔者張手一跨也。佛一磔手。准今尺一尺六寸。將餘比丘者。將餘知法比丘也。彼比丘。即知法者也。難處。謂獅子虎狼盜賊。惡國界惡國王。下至虫蟻多處是也。妨處。謂有妨礙之處。如田園屋宅。道路丘墓等。及尼庵酒肆。王臣外道。往來遊戲等處是也。若比丘下結罪。不將餘比丘。指示造屋。是一僧殘。過量作是一僧殘。有難

有妨處。二突吉羅。作而未成者。二偷蘭遮。二突吉羅。若教人作成者。二僧殘二突吉羅。教人作而未成者。二偷蘭遮。二突吉羅。為他人作成者。二偷蘭遮。二突吉羅。作而未竟者。四突吉羅。比丘尼犯者偷蘭遮。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作佛殿講堂。及為廣眾。作過量者。不犯。

若比丘。欲作大房。有主為己作。應將餘比丘往看處所。彼比丘應指示處所。無難處無妨處。若比丘有難處妨處。作大房。有主為己作。不將餘比丘往看處所者。僧伽婆尸沙。

因闍陀尊者。與優填王友善。王欲為作大房。近拘睒彌城。有尼拘律神樹。行人車馬往來皆止息其下。尊者往伐作屋。人皆譏嫌。佛知故制。作大房。出施主意過量作無犯。但當請僧指授處所。無難與妨可也。此中無僧指授。是一僧殘。有難有妨。是二突吉羅。作而未成。一偷蘭遮。二突吉羅。若教人作成者。一僧殘二突吉羅。未成者。一偷蘭遮。二突吉羅。為他作者。一偷蘭遮。二突吉羅。作而未成者。三突吉羅。比丘尼犯者偷蘭遮。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若王自作者。不犯。

若比丘。以嗔恚所覆故。非波羅夷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欲壞彼清淨行。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無根說。我嗔恚故作是語。若比丘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

沓婆摩子尊者。為眾知臥具房舍器物。及次第差僧受食。有慈地比丘來居最下座。所得惡房惡臥具。次日差受食。又得惡食便生嗔恚。謂尊者有愛憎心。託妹慈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佛差僧詰實。因制戒。無根者。無見根。無聞根。無疑根也。三者俱無。而妄以波羅夷謗。說而了了者僧殘。不了了者偷蘭遮。若手印書信遣使作相等。彼知者僧殘。不知者偷蘭遮。除四重外。以非法謗者。結罪亦同。若謗比丘尼僧殘。謗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僧殘。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

若比丘。以嗔恚故。於異分中取片。非波羅夷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欲壞彼清淨行。彼于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是異分中取片。是比丘自言我嗔恚故作是語。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

即前慈地比丘事。僧以無根治罪。後在耆闍崛山下。見二羊相交。自言羝羊是沓婆摩子。母羊是慈比丘尼。遂復謗言。親見其事。非無根也。佛審實因制戒。異分猶云他分。言非彼親分也。凡同姓同名同貌。而實非者。皆名異分。取片者。於他分中取少分以生謗也。結罪同上。

若比丘。欲壞和合僧。方便受壞和合僧法。堅持不捨。彼比丘。應諫是比丘言。大德莫壞和合僧。莫方便壞和合僧。莫受壞和合僧法堅持不捨。大德應與僧和合。歡喜無諍。同一師學。如水乳合。於佛法中。有增益安樂住。是比丘如是諫時。堅持不捨。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提婆達多。欲殺佛而未能。乃作壞僧法。以誘眾從己。佛因制戒。初句欲壞和合僧。出其本意也。方便受壞和合僧法。言受方便壞僧之法也。方便壞和合僧法。提婆凡有五事。一盡形乞食。二盡形著糞掃衣。三盡形露坐。四盡形不食酥鹽。五盡形不食魚肉。此五法似善。而心在壞和合僧。則矯詐也。又凡法說非法。非法說法。律說非律。非律說律。乃至別設因緣。破散僧眾者。皆壞和合僧法也。三諫不捨者僧殘。以欲壞未壞故。若果壞。則罪同七逆。非止此也。然亦須白四羯磨。作白竟捨者。一偷蘭遮。一羯磨捨者。二偷蘭遮。二羯磨捨者。三偷蘭遮。三羯磨竟僧殘。若初白未竟捨者。突吉羅。一切未白時。方便欲壞和合僧等。皆突吉羅。若僧為作羯磨時。有比丘教莫捨者。偷蘭遮。未羯磨時。教莫捨者。突吉羅。餘四眾人教者。盡突吉羅。比丘尼犯者僧殘。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若破非法非律一切惡友。不犯。

若比丘。有餘伴黨。若一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是比丘語彼比丘言。大德莫諫此比丘。此比丘是法語律語。此比丘所說我等喜樂。我等忍可。彼比丘應諫是比丘言。大德莫作是說。言此比丘是法語律語。此比丘所說我等喜樂。我等忍可。何以故。此比丘。非法語。非律語。大德莫欲壞和合僧。汝等當樂欲和合僧。大德與僧和合。歡喜不諍。同一師學。如水乳合。於佛法中。有增益安樂住。是比丘如是諫時。堅持不捨。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提婆餘黨有四。一名三文陀達多。二名騫茶達婆。三名拘婆離。四名迦留羅提舍。此其黨之上首也。從亦應多。前提婆欲壞和合僧。而清眾屢諫。此邪黨助其所壞。反諫清眾。言莫呵提婆達多。佛聞故制。是比丘下。乃邪黨諫清眾之辭。此比丘指提婆也。彼比丘應諫下。乃清眾轉諫邪黨之辭。莫欲壞和合僧。出其意也。汝等下。勸其和合也。是比丘下。結罪。白四羯磨捨不捨。結罪同上。餘結罪亦同上。

若比丘。依聚落若城邑住。行惡行汙他家亦見亦聞。諸比丘當語是比丘言。大德行惡行汙他家亦見亦聞。今可遠此聚落去。不須住此。是比丘語彼比丘言。大德。今諸比丘。有愛有患。

有怖有癡。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諫言。大德莫作是語。言諸比丘有愛有恚有怖有癡。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而諸比丘不愛不恚不怖不癡。大德行惡行汙他家亦見亦聞。是比丘如是諫時。堅持不捨。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起自阿濕婆富那婆娑二比丘。在鞞連村舍住。行惡行汙他家。自種花木灌溉。摘華作鬢。持送與人。教人亦爾。又與女人。同坐同飲食。乃至戲咲歌舞行動之際。全無威儀。俗皆喜樂。有清淨比丘。具威儀者。至彼乞食。反不得食。回白佛。佛乃差目犍連舍利弗。領眾往與作擯羯磨。二比丘言。僧有愛恚。二尊者回白佛。佛更遙呵制戒。行惡行。即上種花木等。汙他家有四。一依家污家。謂比丘向人家得物。與一家不與一家。與者喜。不與者嗔。二依利養污家。謂比丘如法所得利養。與一家不與一家。與者喜。不與者嗔。三依親友污家。謂比丘與王臣友善。護一家不護一家。護者喜。不護者嗔。四依僧寺汙家。謂比丘取僧物。與一家不與一家。與者喜。不與者嗔。諸比丘當語下。諫而驅之也。是比丘下。乃犯戒者自遮之辭。有愛故不驅。有恚故強驅。有怖故不敢驅。有癡故不知當驅不當驅。所以犯罪同。而驅不驅有異也。諸比丘諫言下。證入其罪也。是比丘下結罪。白四羯磨。捨與不捨。結罪同上。餘結罪亦同上。若為三寶常住。種花木作供養等。不犯。

若比丘。惡性不受諫語。於戒法中。諸比丘如法諫已。自身不受諫語。言諸大德。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且止。莫諫我。彼比丘諫是比丘言。莫自身不受諫語。大德自身當受諫語。大德如法諫諸比丘。諸比丘亦如法諫大德。如是佛弟子眾等增益。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懺悔。是比丘如是諫時。堅持不捨。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起自闍陀尊者惡性不受戒。若有諫者。便言大德莫諫我。我應教汝。且云。我是聖主得正覺故。佛知故制。言諸大德下。正不受諫之辭。彼比丘諫下。乃諸比丘正諫之辭。是比丘下結罪。白四羯磨捨不捨結罪同上。餘結罪亦同上。若彼言非法非律。則不受諫者。不犯。

諸大德。我已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九戒初犯。餘至三諫。若比丘犯一一法。知而覆藏。應強與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竟。增上與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竟。應與出罪。當二十僧中出是比丘罪。若少一人。不滿二十眾。是比丘罪不得除。諸比丘亦可呵。此是時。

此總結前罪也。前九戒初犯即得僧殘。後四戒必三諫不捨。方得僧殘。波利婆沙。此云別住。謂諸比丘。不與同僧事同起止也。犯罪者若覆藏。當隨其覆藏之日多少。強罰行別住法。行別住竟。與六夜摩那埵。摩那埵此云意喜。謂別住竟罪將出。歡喜行此行也。又云極苦卑劣行。謂當於晨朝。洒掃佛塔僧院。洗僧大小便處。又不得與欲。不得受他人欲。不得比丘前後行。不得受一切人禮拜。不得與人說法論義等。應持破舊衣鉢。應當禮拜。大僧云。大德某甲。犯某僧伽婆尸沙。望大德與某甲出罪。行六夜竟。應與二十僧中出罪。若少一人。罪不得出。僧亦得呵也。若犯而不覆藏者。直與六夜摩那埵。

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德。是二不定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不定者。於三法中不定治。當審實其罪也。

若比丘。共女人獨在靜處。覆處。可作姪處坐。說非法語。有住信優婆夷。於三法中。一一法說。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是坐比丘自言我犯是罪。於三法中。應一一法治。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如住信優婆夷所說。應如法治是比丘。是名不定法。

迦留陀夷。未出家時。與親友婦齋優婆夷通。既出家。猶與往來。一日往其家。於屏處同坐。說非法語。有住信優婆夷。窺見白佛故制。靜處謂無人處。覆處謂弗現露處。無人且弗現露。是可作姪處也。住信者。謂住於信實。不妄語也。若者不定之辭。於三法中。隨住信者。實舉其犯罪之相。俟知律者。定罪也。于中行姪者犯棄。說非法語者犯僧殘。但同坐而無前二者犯墮。是坐比丘下。乃犯者領罪之語。若比丘一一自言。當如自言治。若比丘不一一自言。當用覓罪相毗尼治。若比丘先在屏處坐。女人來問訊禮拜者不犯。但當速遣出。若同坐者。亦犯墮。

若比丘。共女人在現露處。不可作姪處坐。說麤惡語。有住信優婆夷。於二法中。一一法說。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是坐比丘自言。我犯是罪。於二法中。一一法治。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如住信優婆夷所說。應如法治是比丘。是名不定法。

此條犯者舉者皆同前人。但在不可作姪之處故。無波羅夷。止隨二法治也。

諸大德。我已說二不定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德。是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梵語尼薩耆此云捨。波逸提此云墮。此三十事。皆在衣物上犯罪。當墮覆障燒煮地獄。今制令罰其衣物。向僧中捨則免墮也。界內僧。或多人。或一人。俱可捨。但不得別眾捨。別眾者。謂四人已上私出界外。別為一眾也。若向別眾。捨犯突吉羅。既捨衣已。當于眾中乞懺悔。乞已當請一人。為懺悔主。其人須是清淨比丘方可。亦不得遽受懺。必先白眾。白已然後受懺。受懺已眾中當還此比丘衣。還衣之法有二種。一是即座展轉付還。一是直付還。其所犯之事。或是畜長衣經十日。畜非時衣過一月。畜急施衣過十日。畜長鉢過十日。畜藥過七日。此五事當即座展轉付。又或其人有事。欲遠行。不能延至明日者。僧中可問言。此衣捨與誰。答言捨與某甲比丘。僧即以此衣與之。然後為作白二羯磨。還此比丘衣。若非前五事者。應用直付法。僧中作白二羯磨。直以此衣還之。若是前五事。其人無遠行因緣。可延至明日者。亦作直付還。惟野蠶綿作臥具不可還。應斬碎塗壁及埵。餘皆當還。若捨衣不還者突吉羅。若有言莫還者突吉羅。若轉與人者。若作別衣用者。或為損壞者。盡突吉羅。

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畜長衣。經十日不淨施得畜。若過十日。尼薩耆波逸提。

佛制比丘持三衣不得長。長衣者。長如來八指廣四指即為長也。時佛座下有六群比丘。一名難陀。二名跋難陀。三名迦留陀夷。四名闍陀。五名馬宿。六名滿宿。此六群皆畜長衣。早晚更換以為莊嚴。佛知故制。衣已竟者。三衣已足也。迦絺那衣此云慶賞衣。一名功德衣。以九旬安居功德勝故。檀越持新衣慶賀之。此衣五條十隔。七月十六日解制後受。受此衣者。許離衣宿畜長衣受別請等。至臘月十五日。隨分捨與沙彌等。故云已出。捨過此衣復受三衣。不許離衣宿。不許畜長衣。當作淨施。若不淨施。轉賣與人者。捨墮加突吉羅。經十日得畜者。因阿難得貴價衣。欲奉迦葉。適迦葉未還。阿難欲畜。恐犯此過。乃往白佛。佛問迦葉幾時回。答云十日。佛即聽許十日得畜。若一日得衣。二日乃至十日亦得衣。畜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俱犯捨墮。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於三衣中。若離一一衣。異處宿。除僧羯磨。尼薩耆波逸提。

六群比丘。出遊人間。以三衣寄親友比丘。彼比丘為搬晒。他比丘見之。白佛故制。離一一衣異處宿者。於三衣中。隨離一衣。即犯捨墮。除僧羯磨者。因一病比丘有事。欲往人間。糞掃衣重不能持。乃白佛。佛為作白二羯磨。結不失衣法故。不犯也。若三衣外。離餘衣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明相未出手捉衣。或為事難所拘。或衣在擲石所及處。無犯。

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得非時衣。欲須便受。受已疾疾成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畜經一月。為滿足故。若過畜者。尼薩耆波逸提。

佛制畜長衣。不過十日。有一比丘。大衣壞。十日不能辦。故衣不能即捨。乃白佛。聽畜一月。為滿足造衣故。非時衣者。謂非施衣之時也。施衣時者。自恣後無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也。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從非親里尼取衣。除貿易。尼薩耆波逸提。

蓮華色比丘尼。見一比丘著弊衣。起慈愍心。脫己所著貴價衣。易彼衣自著之。來覲佛。佛問何著弊衣耶。尼以實答。佛言汝衣滿足有餘聽施。何以故。婦人著上衣。猶有所嫌。況弊衣耶。故為制戒。後諸比丘。俱不敢取親里尼衣故。佛更加非親里之言。除貿易者。因祇林中二部得施衣。共分其衣。有不宜身者。尼持來與比丘換。比丘不敢換。因白佛。佛為開除。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

若比丘。使非親里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

因迦留陀夷。與偷蘭難陀比丘尼。彼此相看。出不淨污五衣。尼為浣。洗事甚猥[獠-矛+世]。諸尼嫌之。白佛故制。後諸比丘。不敢使親里尼浣染。佛更加非親里之言。此中使浣染打者。三捨墮。使而尼未浣染打者。三突吉羅。若減一減二。倣此推之可見。若使非親里尼浣染打新衣者。三突吉羅。若使非親里式叉摩那沙彌尼。浣染故衣。亦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病無親里尼。使非親里尼浣染打。若借他衣浣染打者。不犯。

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若居士婦乞衣。除餘時。尼薩耆波逸提。餘時者。若比丘奪衣失衣燒衣漂衣。是謂餘時。

舍衛城有一長者。與跋難陀友善。一日至祇園謁之。尊者為說法。大歡喜。欲有所施。尊者却之。彼固請云。欲何所須。尊者云。惟當施汝所著衣。彼云待明日來我家。當相與。今入城不可無外飾故。尊者言且止。我不復須。彼不獲已。脫衣別去。入城時門卒問。何無外衣。訛言祇園門外被賊劫去。聞者譏嫌。佛聞

故制。後諸比丘。不敢從親里居士索衣故。更加非親里之言。除餘時者。有比丘夏安居竟來見佛。晝熱夜行。被賊劫衣。裸形入城。與比丘借衣見佛故。佛開奪衣失衣燒衣漂衣等時也。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又摩那等。俱突吉羅。此方從居士索衣。不強取無犯。居士自與者。亦無犯。

若比丘奪衣失衣燒衣漂衣。若非親里居士。居士婦。自恣請。多與衣。是比丘當知足受。若過受者。尼薩耆波逸提。

時有多比丘。被盜劫去衣。赤身至祇園。諸居士聞知多持衣來施。有他比丘冒取。轉與六群比丘。佛聞故制。自恣請者。自發心盡意請問也。多與衣者。願多施與衣。不限取一取二也。若失一衣不應取。若失二衣。餘一衣若是二重三重四重應擿作。若三衣俱失。應知足受。隨居士所與衣受之。若衣細薄不牢者。可取作二重三重四重。當肩上。當安緣。或貼障垢膩。或安鈎鈕。過受者捨墮。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又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居士居士婦。為比丘辦衣價。買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受自恣請。便到居士家。作如是說。善哉居士。為我辦如是衣價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聞一居士夫婦私議。為辦衣價。跋難陀以貪好故。即至其家。囑辦貴價衣。居士嫌云。我方私議。未來恣請。何遽至作是說耶。佛聞故制。得衣犯捨墮。不得衣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又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二居士居士婦。與比丘辦衣價。買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受自恣請。到二居士家。作如是說。善哉居士。辦如是衣價。與我共作一衣。為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聞二居士家。各與辦衣價。以貪好故。即至二家。囑令合作一衣。彼意謂二家合作一衣。則二家不須增價。而我得好衣。又可免前罪也。二居士交嫌之。佛聞并制。得衣捨墮。不得衣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又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若王。若王大臣。若婆羅門。若居士居士婦。遣使為比丘送衣價。使至比丘所。語言大德。今為汝故。送是衣價。可受取。是比丘應語彼使言。我不應受此衣價。我若須衣。合時清淨當受。彼使語比丘言。大德有執事人不。須衣比丘應言有。若守僧伽藍民。若優婆塞。此是比丘執事人。彼使詣執事人所。與衣價已。還到比丘所。言大德。所示某甲執事人。我已與衣價竟。大德知時往彼當得衣。須衣比丘當往執事人所。若二反三反。為作憶念。應語言我須衣。得衣者善。若不得

衣。應四反五反六反在前默然住。令彼憶念。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從所得衣價處。若自往。若遣使往。語言汝先遣使送衣價與某甲比丘。是比丘竟不得衣。汝還取。莫使失。此是時。

跋難陀尊者。與一大臣友善。大臣遣使送衣價。與尊者。尊者即遣使。送一長者收掌之。異時大臣問使言。前所送衣價。曾造衣不。使答言未造。大臣重遣使問故。尊者聞知。疾往長者家。取價造衣。長者適有事出門。聞取衣價。乃曰少待回時。今有約。若去遲罰金錢五百。尊者固不允。長者不得已。取衣價與之。然後去。以遲故罰金錢五百。眾皆譏嫌。佛知故制。我不應受者。以佛制比丘。不許手受金銀錢等也。合時清淨當受者。如下文。得衣者善是也。過求而得捨墮。不得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雜野蚕綿。作臥具。尼薩耆波逸提。

六群作臥具。用野蠶綿。至養蠶家買。蠶家云。蠶未熟少待。彼比丘日待其傍。蠶家以急故日曝。蚕繭蚕蛹煩熱作聲。居士見之譏嫌。佛聞故制。成者捨墮。未成突吉羅。教他作者亦爾。為他人作。成不成俱突吉羅。若僧中捨時。應以斧砍碎和泥塗壁及埵。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得已成者。不犯。

若比丘。以新純黑羶羊毛。作臥具者。尼薩耆波逸提。

毗舍離城諸年少。邪婬多欲。以純黑羶羊毛作氈。被體夜行。使人不見。六群效之。亦以純羶黑羊毛。作臥具。諸年少見而嫌之云。我等好婬故作。此比丘亦好淫耶。佛聞故制。羶羊胡羊也。成不成等。結罪同上。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得已成者。不犯。

若比丘。作新臥具。應用二分純黑羊毛。三分白。四分牦。若比丘不用二分黑。三分白。四分牦。作新臥具者。尼薩耆波逸提。

六群比丘。以純白羊毛。作新臥具。居士見之譏嫌。謂如王如大臣等。佛聞故制。牦音忙。黑白雜色牛也。俗本作彪非是。今依藏本正之。成不成結罪同上。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得已成者。不犯。

若比丘。作新臥具。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除僧羯磨。尼薩耆波逸提。

六群比丘。多畜臥具。不捨故。常營新者。佛知故制。除僧羯磨者。時有一病比丘。欲有所往。以舊具重難持。白佛。佛為作白

二羯磨。許重作。成不成結罪同上。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得已成者。若捨故更作者。不犯。
若比丘。作新坐具。當取故者縱廣一磔手。撲新者上。用壞色故。若比丘作新坐具。不取故者縱廣一磔手。撲新者上用壞色者。尼薩耆波逸提。

佛一日不受請。遣諸比丘受請。佛常規。比丘受請後。徧探諸房。見故坐具處處狼藉乃制。用壞色故者。以舊具色壞。取撲新者之上。則可壞新者之色。而舊者亦得所用也。成不成結罪同上。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或他人已成者無犯。無舊具者亦無犯。

若比丘。行道中得羊毛。須者應取。若無人持。得自持行三由旬。若無人持自持過三由旬。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行路中。多得羊毛。貫杖頭行。俗見譏嫌。謂如販羊毛客。佛知故制一由旬四十里也。無人持自持。若過三由旬捨墮。若有人持。比丘於此中間。不得助持。助持者突吉羅。若令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持過三由旬。突吉羅。除羊毛。持他物過三由旬。亦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擔衣帽革屣等。無犯。

若比丘。使非親里尼浣染擘羊毛者。尼薩耆波逸提。

六群比丘。使憍曇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因覲佛。佛見其手黑問故。尼以實對。因制。使非親里尼浣染。前已有制。今重制擘羊毛。擘者分折揀理之也。浣染擘俱犯三捨墮。犯二則二捨墮。犯一則一捨墮。使而未浣染擘者。三突吉羅。餘可知。若使非親里式叉摩那沙彌尼者。俱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為病人。為眾僧。不犯。

若比丘。自手取金銀若錢。若教人取。若置地受。若口可受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到居士家。居士以錢買食。與難陀。難陀不願食。祇手索取錢持寄市肆。為俗譏嫌。佛知故制。置地受者。因手不受。乃令置地受也。口可受者。雖手未受。而口言受也。凡施金銀錢等不應手受。應送至守園人。或優婆塞。謂之作淨。彼人取已還送比丘當受。勅淨人掌之。若彼人不還。應令餘比丘語言。佛教為淨故與汝。應還彼比丘物。或餘比丘不語者。當自往語言。佛教為淨故與汝。應還我物。今可與僧與塔與和尚與阿闍黎等。或不聽者。可告本主取回。莫失彼信施。若如是作法者無犯。若比丘不語彼人。知是看是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為作屋求林木。或道路中為糧故。持金銀等。或令淨人持。俱無犯。

若比丘。種種賣買金銀寶物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往市肆上。以錢易錢。諸居士見之譏曰。釋子以錢易錢。善能賣買。佛知故制。易成者捨墮。不成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以錢易物。為佛法僧者。不犯。

若比丘。種種販賣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路行不乞食。以生薑易食既去。舍利弗來乞食。食家索飯價。舍利弗云。我比丘不易食。彼云。向者跋難陀尊者來。以生薑易食。大德何言不易食耶。又一外道得貴價衣。自念何用此貴衣為。當與人買之。遂往祇園。適跋難陀打染故衣如新。便與易之。後知是故衣。因返歸跋難陀。索其原衣。跋難陀不肯。相與爭直。佛聞故制。前條但制金銀寶物。此條兼制一切雜物。凡出物與俗人相貿易。並得此罪。易成者捨墮。易未成者突吉羅。若與出家五眾人貿易者。若使淨人貿易者。俱不犯。若有悔者應還。不還者亦捨墮。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畜長鉢不淨施。得齊十日。若過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多畜鉢。居士見之譏嫌。佛聞故制。後阿難得貴價鉢。欲奉大迦葉。迦葉因出行未回。畜恐有犯。往白佛。佛問幾時回。答云十日。佛遂開十日。若一日得鉢。二日三日又得鉢。乃至十日得鉢。畜至十一日。明相出盡捨墮。蓋祇計前一日至十日也。若此長鉢不捨。將貿易餘鉢者。一捨墮一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受寄鉢不犯。

若比丘。畜鉢減五綴不漏。更求新鉢為好故。若得者。尼薩耆波逸提。彼比丘應往僧中捨。展轉取最下鉢與之令持。乃至破應持。

跋難陀鉢破。入城至居士家乞鉢。居士買與之。復多歷居士乞亦得鉢。後一日諸居士集在一處。偶言及此。各說買鉢與跋難陀。居士俱嫌之。佛聞故制。綴者補也。凡五綴而不漏。亦可受持。漏者應別求鉢。若不滿五綴又不漏。而更求新者。犯捨墮。滿五綴不漏。更求新者。突吉羅。綴者鐵鉢用錯鐵末。以油和之。在鐵碗內。以鐵鎚熟研。方用塞孔。即以微火燒之使硬。若粗澁以油塗如法熏之。若瓦鉢用石末亦如前法。又方鐵瓦二鉢有漏者。用沙糖和泥塞孔。以火乾炙令堅固。即不漏也。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他人施者。若自價買者。不犯。

若比丘。自乞縷線。使非親里織師織作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欲縫僧伽黎。入城乞線。仍處處乞。以線多故。令織三衣。自手牽繅督織。居士見之譏嫌。佛聞故制。織師是親里。與線者亦親里無犯。若織師非親里。與線者親里犯。若織師親里。

與線者非親里亦犯。若比丘自看織。若自織。若自作羅者。皆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俱突吉羅。若比丘。居士居士婦。使織師。為比丘織作衣。彼比丘先不受自恣請。便往織師所語言。此衣為我作。與我極好織。令廣大堅緻。我當多少與汝價。是比丘與價。乃至一食直。若得衣。尼薩耆波逸提。

一居士持線與織師織衣。與跋難陀。付線訖即他往。難陀即至織師所令好織。織師云線少。難陀遂往居士家更索線。又云價少。復云當益汝價。居士回問前事。居士婦白如上。居士因嫌之。佛聞故制。得衣捨墮。不得衣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先與比丘衣。後嗔恚。若自奪。若使人奪取。還我衣。不與汝。是比丘應還取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跋難陀有一弟子。善能勸化。難陀喜之。約與同遊。因與衣。有他比丘。私與弟子說。難陀非法非律。勿可從遊。弟子因却之。難陀憤奪取所與衣。弟子高聲言。莫爾莫爾。佛聞故制。奪衣離本處捨墮。未離本處。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借他衣不還奪取無犯。若彼人破戒破見作諸不法事。應擯者奪取。無犯。

若比丘。畜酥油生酥蜜石蜜。齊七日得服。若過者。尼薩耆波逸提。

比丘秋月患風疾及瘡疥。佛聽許畜五種藥。先制不許非時服。因病不愈。乃許非時服。又佛與眾遊摩竭國時。畢陵伽婆蹉在此城久住。知識多。大得供養。若酥油等積滿大甕。臭穢狼藉。居士見之譏嫌。佛聞故制。凡一日得藥。二日又得藥。乃至七日又得藥。俱當淨施。若至八日明相出時。俱犯捨墮。若以藥轉賣他藥者。捨墮加一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至七日捨與他比丘食之。若未滿七日當還。彼比丘用塗脚塗戶響燃燈。若過七日。酥油塗戶響及脚。蜜石蜜與守園人。

若比丘。春殘一月在。當求雨浴衣。半月應用浴。若比丘過一月前。求雨浴衣。過半月前用浴者。尼薩耆波逸提。

毗舍佉母。設齋供佛及僧。因遣婢求唱時到。時天正大雨。佛聽比丘冒雨浴。皆裸形雨中。婢見之。歸白母言。祇園無比丘。俱是裸形外道。母知其故。令再請。佛即赴請。齋畢。毗舍佉母。請施雨浴衣。佛即聽許。後六群比丘。春夏冬常求雨浴衣。轉作餘用。仍裸形而浴。佛知故制。春殘一月在者。當此土三月十六日也。半月應用浴者。當此土四月一日也。若先時而求。先時而用者。皆捨墮。應用而不用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

者。俱突吉羅。若捨兩浴衣。後更作餘用者不犯。若無兩浴衣。不着而浴者不犯。

若比丘十日未滿。夏三月。若有急施衣應受。受已。乃至衣時應畜。若過畜者。尼薩耆波逸提。

時舍衛有民叛違。王遣大臣征之。大臣欲設供施衣而後往。時尚有十日安居未滿。諸比丘不敢受衣。乃白佛故制。急施衣者。有事急施。不能待至安居竟日也。乃至衣時應畜者。謂得畜至受衣之日。以佛制安居竟日。方受衣也。過畜。即是長衣故犯捨墮。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賊難及失衣等緣。過前受者不犯。或受寄衣。過後畜者不犯。

若比丘。夏三月安居竟。至八月十五日滿已。阿蘭若在迥遠。有疑恐怖畏難處。比丘在如是處住。於三衣中。若留一一衣置村舍內。及有因緣離衣宿。乃至六夜。若過者。尼薩耆波逸提。

比丘安居後。各往阿蘭若處住。被賊劫去衣物。且被打傷。皆來祇園中住故佛制。許留一一衣。於村舍中離衣而宿。後六群比丘。遂以三衣寄親友家。久遊不歸。佛聞更制六夜。過六夜至明相出捨墮。夏三月安居竟者。夏安居以四月十六日始。至七月十五日竟也。八月十五日滿者。西域一年分三時。每時四月故。至八月十五日夏滿也。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有事緣拘阻者。雖過六夜。不犯。

若比丘。知是僧物。自迴入己者。尼薩耆波逸提。

一居士。欲設齋供佛與僧。兼施衣。跋難陀聞知。即往其家語言。眾僧俱富。不必施衣。但施食可也。衣可施我。居士信之。至明日眾僧應供。威儀具足。居士見之大聲曰。悔不與眾僧衣。眾問言。是難陀之故。佛知故制。凡僧物不問輕重大小。迴入己者捨墮。若物許僧轉與塔。許塔轉與僧。許現在轉與十方。許十方轉與現在。許僧轉與尼。許尼轉與僧。皆突吉羅。若已許疑未許。若未許作許想。若未許疑已許犯者。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知其許少勸與多。許少人勸與多人。許惡人勸與善人者。無犯。不知其許者。無犯。

諸大德。我已說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德。是九十波逸提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波逸提此云墮。前三十皆在衣鉢上犯罪。故令捨所犯之物以求懺。名捨墮。今九十。但在言行上犯罪。無物可捨故。直言墮也。

若比丘。知而妄語者。波逸提。

因象力比丘。與諸梵志論議。設不如時。便自違反前語。於眾僧中間。亦復違反前語。為眾所呵。佛知故制。知而妄語者。謂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聞言不聞。不觸言觸。觸言不觸。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乃至不疑言疑。疑言不疑等。於眾中。言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說戒時。乃至三問憶念有罪。而不說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或有方便。為作利益而言者。不犯。

若比丘。種類毀訾比丘者。波逸提。

因六群斷事。以種類罵諸比丘。使諸比丘慚愧。忘前失後不得語。佛聞故制。種類毀訾者。或言其種姓之卑劣。或言其伎術之鄙陋。或言其多犯罪惡等。語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或失口說者。或為親厚故說者。或為教授故說者。或為法為律故說者。俱不犯。

若比丘。兩舌語者。波逸提。

因六群傳此屏處語向彼說。復傳彼屏處語向此說。由是眾中未有鬪諍。而生鬪諍。已有鬪諍。不得除滅。佛聞故制。比丘兩舌鬪亂。在家出家一切眾中。說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破惡知識。破惡伴黨。破方便壞僧者。破非法非律羯磨者。俱不犯。

若比丘。與女人同室宿者。波逸提。

阿那律尊者。因遠行至無僧住處。入村覓宿。惟一姪女家常宿客。尊者往求宿。姪女令住門下屋。繼而一長者亦來求宿。彼長者僕從多。逼近尊者。姪女乃令進己房宿。尊者入房。敷臥具跏趺而坐。初夜女姪心起。來尊者邊。求成婦事。尊者默然不答。至後夜亦如是。女便脫衣近之。尊者涌身空中。女慚愧懺謝。尊者還本座。為其說法。女求授歸戒。明日回白佛故制。女人同室宿者。隨脇著地。波逸提。隨轉側波逸提。晝日婦人立。比丘臥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婦女與比丘前後至。總不知者不犯。或病臥不能起。或為事難所拘者不犯。

若比丘。與未受大戒人共宿。過二夜。至三夜曉者。波逸提。

六群中一人。與諸長者。在講堂共宿。放意熟睡。轉側露形。隣比丘以衣覆之。少時復露。隣比丘復以衣覆之。尋復轉側而形起。諸長者大咲調弄。時諸比丘皆慚愧。佛聞故制。時羅睺羅未受大戒。為眾遣出無所容。乃往廁中宿。佛知往廁中。引歸己房共宿一夜。乃更制共二宿。若至三宿。明相未出。當避去。不避去者波逸提。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未受

大戒人。與比丘先後至。總不知者不犯。若行若立。若坐若病臥。或為事難所拘者不犯。

若比丘。與未受大戒人共誦者。波逸提。

六群與諸長者。共在講堂誦佛經。語聲高大。如婆羅門讀書聲亂。諸坐禪者。因白佛故制。共誦者。謂兩人共誦一句。不前不後者。犯波逸提。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凡誦者。必一人說竟一人方說。師若不教言我說竟汝方說者。師得突吉羅。若二人同業同誦者不犯。

若比丘。知他比丘有麤惡罪。向未受大戒人說。除僧羯磨。波逸提。

時有比丘。行波利婆沙摩那埵。在下行坐。六群比丘語白衣言。汝等知如許人在下行坐者不。白衣報言不知。六群語言。此等犯如是事如是事故。眾僧罰使下行坐。諸比丘聞之慚愧。白佛故制。麤惡罪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也。說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除麤惡罪。若以餘罪。向未受大戒人說者突吉羅。自犯粗惡罪。向未受大戒人說者突吉羅。除僧羯磨者。爾時舍利弗。為眾作羯磨。差往王眾中臣民眾中。說調達過惡。聞佛制戒。疑犯此罪故。佛為除之。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白衣先已顯聞此麤惡罪者。不犯。

若比丘。向未受大戒人說過人法。言我知是我見是。知見實者。波逸提。

婆裘園比丘。向人說得過人法。佛言真實得者。猶不得向人說。況不實耶。乃制戒。過人法者。謂過出五陰六入十八界之法。即禪定智慧解脫等法也。知見實者。謂實知實見。非虛誑也。說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若作手印。若書信。若作相。令彼知者波逸提。不知者突吉羅。若向受大戒人非同意者說。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增上慢。若實得向同意比丘說。或但說過人法而不言我得。俱無犯。

若比丘。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除有知男子。波逸提。

迦留陀夷。詣一長者家。在姑前與婦耳語。姑怪問。婦云與我說法。姑云若說法。當高聲說令我等聞。云何乃耳中獨語耶。佛聞故制。說法過五六語。五語謂五蘊無我。六語謂六根無常。若有智男子在傍。則雖過不犯。過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說五戒。八關齋八聖道。十善道十不善道。及問疑義。雖無知男子得為說。若不解得為廣說。俱不犯。

若比丘。自手掘地。教人掘地者。波逸提。

六群為佛修治講堂。自手掘地。又教人掘地。言掘是置是。長者見而譏嫌。佛知故制。掘地但動土即波逸提。若打橛入地。若地上燃火。俱波逸提。若使淨人掘地。應言知是看是。不教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曳竹木動土。若取牛糞。取崩岸土鼠壤土。若除經行處土。若除屋內土。若杖築地。若不故掘。一切不犯。

若比丘。壞鬼神村者。波逸提。

曠野比丘修治屋舍。自手砍樹。佛聞故制。鬼神村者。一切草木是。以草木為鬼神之所棲故名村。若砍伐則壞其村。而無所棲也。凡一切草木。若生作生想。自伐教人伐。或樹上打橛。乃至火燒。盡波逸提。若斷多分生草木。波逸提。若生作非生想。若非生作生想。或疑生。或疑非生。皆突吉羅。半生半枯者。突吉羅。若使淨人伐。不教知是看是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斷枯草木。若于草木上。曳竹木等。無犯。

若比丘。妄作異語惱他者。波逸提。

闍陀比丘有罪。諸比丘問之。即以餘語答言。汝向誰說。為說何事。為論何理。為我說。為餘人說。誰人犯罪。罪由何生。我不見罪。佛知令作單白羯磨。名異語。後闍陀因佛制。不得作異語。便觸惱眾僧。喚來不來。不喚來便來。應起不起。不應起便起。應語不語。不應語便語。佛知更為作單白羯磨。名觸惱。若未白前犯者。突吉羅。已白後犯者。波逸提。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重聽不解前語者。或小語疾語不解者。或作非法事者。乃至種種事難喚不來等。不犯。

若比丘。嫌罵者。波逸提。

沓婆摩羅子。為僧知臥具。及差僧受食時。慈地比丘。於屏處。譏其有愛憎心。眾諫之。即報言。我不面說。但屏處譏嫌耳。佛知為制。嫌責後。猶嫌之不已。眾又諫之。即報言。我不嫌但罵耳。故佛更制嫌罵。說而了了波逸提。不了了突吉羅。若受教罵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比丘實有如是惡。如法發露。令他悔者。不犯。

若比丘。取僧繩床木床臥具坐褥。露地敷。若教人敷。捨去不自舉。不教人舉。波逸提。

十七群比丘。取僧坐具。在露地敷坐。至食時到。不收坐具。便往赴齋。坐具為風塵土盆蟲鳥汗穢。佛知故制。言取僧者。凡物已捨入僧。謂之僧物。乃大眾常住之物也。若取僧繩床等露地敷。去時當舉。向知事人。及餘比丘。或舉着不破壞處。若竟去不舉者波逸提。若去一足在門內。一足在門外。未去者突吉羅。

若二人共坐一繩床。下座當收。而下座擬上座收。上座亦擬下座收。卒二俱不收。俱波逸提。下座以非威儀。加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事難。不能收者不犯。十七群者。羅閱城有諸童子。自十二至十七歲。同來出家。自為一群也。

若比丘。於僧房中。敷臥具。若自敷。若教人敷。若坐若臥。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波逸提。

有客比丘來。在邊房中敷臥具宿。後去不收。亦不語舊住比丘。致具爛壞。佛聞故制。凡客去當語知事人。或無人可舉。置不壞處。若竟去不收者。出界外波逸提。若一脚界內。一脚界外。未去者突吉羅。若有事急出不即還。二宿在界外。至第三宿明相未出時。當自往還房中舉。或遣人來語知事人。令掌護。若不爾者波逸提。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為事難所拘者。不犯。

若比丘。知先比丘住處。後來強於中間。敷臥具止宿。念言。彼若嫌迮者。自當避我去。作如是因緣非餘。非威儀。波逸提。

六群與十七群同道行。至無僧住處。十七群語六群言。汝等上座。應先求住處。六群答言。汝自去我何預汝事。十七群即先往求住處。敷臥具。六群後來。倚上座牖而爭次第。十七群不肯。六群遂於中間敷臥具。十七群高聲言。諸尊莫爾。諸尊莫爾。佛聞故制。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先不知者。若寬廣不相礙者。若病倒地。若為事難所拘。不犯。

若比丘。嗔他比丘不喜。僧房舍內。若自牽出。若教人牽出。波逸提。

六群與十七群同道行。至小住處。十七群亦如前語六群。六群亦不理。十七群先往洒掃房舍。敷好臥具。六群知已抵暮而入。爭其次第。令彼移去。十七群不肯移。遂嗔強牽出房。佛聞故制。隨所牽人多少。隨出戶多少。波逸提。若牽多人出多戶。多人出一戶。一人出多戶。俱多波逸提。若牽一人出一戶。一波逸提。若持他物出著戶外。突吉羅。若閉他著戶外。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未受大戒人共宿。至三夜明相未出時牽出者。若破戒破見破威儀。為他所舉。為他所擯者牽出。俱無犯。知是黃門二根人牽出。亦無犯。

若比丘。若房。若重閣上。脫脚繩床木床。若坐若臥。波逸提。

比丘在重閣上住。坐脫脚床。缺於安詳。床脚脫打閣下比丘。至令身血出。佛聞故制。脫脚床者。床脚可脫下者也。比丘尼犯者

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坐非脫脚者。不犯。
若比丘。知水有虫。若自澆泥若草。若教人澆者。波逸提。
闍陀比丘起大房屋。以虫水澆泥。諸長者。以無慈損生嫌之。佛聞故制。若蟲水有虫想。波逸提。虫水疑無虫。突吉羅。無虫水有虫想。突吉羅。無虫水疑有虫。突吉羅。若酪漿。若酒。若醋。若漬麥漿。若有虫者用澆泥草。若教人。俱波逸提。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虫水。當用細疊作囊漉過取用無犯。若漉囊三重。而更有虫者。此處僧不應住。以傷生重故。

若比丘。作大房舍。戶扇窓牖。及餘莊飾具。指授覆苫。齊二三節。若過。波逸提。

闍陀比丘作大房舍。覆有餘草。復更重覆。屋上重故。遂至摧折。諸居士見之譏嫌。佛聞制戒。凡覆屋至第三節未竟時。便當去到不見不聞處。若不去者波逸提。若捨見處至聞處。捨聞處至見處。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事難所拘。不能至不見不聞處者。不犯。

若比丘。僧不差。教授比丘尼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教授比丘尼。不說正法。但說世諦雜事。大愛道比丘尼來白佛。佛言今當僧中擇堪教授比丘。作白二羯磨。差往教授比丘尼。六群不得差。便出界外。更互相差。教授比丘尼。大愛道重來白佛。佛乃制戒。僧差者。應作白云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誰諸長老。忍僧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若比丘。為僧差教授比丘尼。乃至日暮者。波逸提。

難陀尊者。為眾所差教授比丘尼。尊者說法好音聲。尼眾樂聞。遂至日暮。時尼眾出祇園。往舍衛城。城閉已閉不得入。即依門外城塹中宿。晨旦開門入城。諸長者見之皆言。尼在祇園中宿。佛聞故制。凡教授尼。應日未暮便止。至日暮者。波逸提。若為餘婦女誦經受經。若問餘事。至日暮者。突吉羅。若日暮作不日暮想者。突吉羅。若在他處。為眾說法。尼來聽者。不犯。

若比丘。語比丘如是言。比丘為飲食故。教授比丘尼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不得差教授比丘尼。便生嫉妬。謗諸教授者。無有真實。但為飲食。佛聞故制。說而了了者波逸提。說而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其事實爾者。無犯。

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除貿易。波逸提。

有一比丘乞食。威儀具足。尼見起敬。數數請彼。彼不受請。一日祇園分衣。比丘得衣出門。適尼至。比丘以衣與之。意在酬彼前敬。料尼必不受。尼竟受之。比丘數數告人。責此尼不當受我衣。佛聞故制。後比丘。不敢與親里尼衣。故佛加非親里之言。又祇園得衣。二部共分。或尼得僧衣。持來貿易。僧不敢易。故更加除貿易也。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者。波逸提。

迦留陀夷。為比丘尼作衣。乃為作男女行姪像。及尼來取。即褻衣與之語言。此衣不得妄解披着。亦莫示人。若受請白時到。當着此衣在尼後行。尼一如所教。諸居士見皆譏笑。佛聞故制。若為尼作衣。隨裁多少。一針一線。皆波逸提。若為熨治續線等。突吉羅。後諸比丘不敢為親里尼作衣。白佛。故加非親里之言。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

若比丘。與比丘尼。在屏處坐者。波逸提。

迦留陀夷。一日往至偷蘭難陀比丘尼所。共在門外屏處同坐。居士見之譏嫌。佛知制戒。屏處者。有所隱蔽之處。可以容私故。犯波逸提。若盲而不聾。若聾而不盲。突吉羅。若立住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

若比丘。與比丘尼共期同道行。乃至村間。除餘時。波逸提。

餘時者。伴行有疑恐怖處。是謂餘時。

六群比丘。與六群比丘尼。同遊人間。諸居士見之譏嫌。佛知制戒。若期同道。行至村間分齊處。隨界多少。皆波逸提。若無村空處。行至十里波逸提。若減十里突吉羅。若多村同一界行。突吉羅。若期往而未往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後有比丘。不敢與尼同行。尼在後行。被賊劫。佛乃開餘時。餘時者。謂有大伴行處。或疑有賊盜處。或實有賊盜恐怖處。皆許同道行不犯。又不期而同行者。亦不犯。

若比丘。與比丘尼同乘一船。上水下水。除直渡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與六群比丘尼。同乘一船。上水下水。居士見之譏嫌。佛知制戒。若入船俱波逸提。若一脚上船一脚在地。欲入而未入者。突吉羅。若期共往而未往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除直渡者。後因比丘與尼俱欲渡恒河。比丘不肯與尼同渡。尼不得渡。在岸邊被劫。故佛開除直渡。若不期而同船者不犯。或有事難者不犯。

若比丘。知比丘尼讚嘆教化因緣得食。除施主先有意。波逸提。

有一居士。請舍利弗日犍連齋。適偷蘭難陀比丘尼來彼家。問請誰。報言請舍利弗日犍連。尼言此盡是下賤人。若先語我。當為請龍中之龍。士問龍中龍是誰。尼乃舉六群比丘。頃舍利弗等至。尼便言龍中龍已至。居士遂呵責言。何前言下賤人。後言龍中龍。今後不許復來我家。蓋此尼實為六群勸化取供養者也。舍利弗等歸。白佛故制。後有長者。先有意供養黎師達。及黎師達到。有尼報知。長者乃設齋。黎師達聞知是尼報。不敢食白佛。佛為開除。凡知是尼教化者。波逸提。疑是尼教化者。突吉羅。不教化教化想。突吉羅。不教化疑教化。突吉羅。教化得襯體衣燈油等。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不知。若比丘尼自作供養。若施主令尼經營。俱不犯。

若比丘。與婦女共期同道行。乃至村間。波逸提。

毗舍離國女。嫁與舍衛國人。一日與姑共諍。逃回本國。道遇阿那律。求同行。阿那律許之遂同行。後其夫追至。語言何故將我婦逃走。遂打阿那律幾死。佛聞制戒。共期同行。隨眾多界分齊。一一波逸提。若無村空處。行十里波逸提。若減十里突吉羅。共村里一界共行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先不共期。若事須往彼得安隱。若為勢力所持。俱無犯。

若比丘。施一食處。無病比丘應受一食。若過者。波逸提。

有村中無僧住處。諸居士為比丘作住處。往來者常聽一食。六群比丘到彼得食。遂數數受食不去。居士譏嫌。佛聞制戒。後舍利弗有病。一食強行。病遂增劇。佛乃開病比丘。若無病而過受食。咽咽波逸提。食已更受襯衣燈油等。加突吉羅。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施主留食。或明日受彼人食。或道路上有阻。或為勢力所持者。無犯。

若比丘。展轉食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病時。施衣時。是謂餘時。

佛同千二百五十人。遊行阿那頻頭國。有沙窣婆羅門。以車載飲食。隨佛後行。俟無供日設供。隨日既久。無有缺供之日。乃見阿難道其本意言。今供不及設。離家日久。欲將車載飲食布在道中。乞佛及僧腳踏而過。即為供養。阿難止之。為白佛。佛聽清旦作粥。供眾使食。後受請時。婆羅門。復以酥油餅供眾。佛俱聽受。後諸居士聞知。各送粥及餅。有一大臣。設食請僧。諸人先食美粥已飽。到大臣家。不能多食。大臣嫌之。佛為制。不許食稠粥然後赴請。又一樂師請食時。正節會日。諸人持飯麩乾餅等。至祇園供僧。僧食已飽。往樂師家受請。不能多食。樂師亦嫌之。佛乃制戒。若僧次請。或別請。其日偶有二處請。當捨一

與他比丘。自受一處。若不捨而展轉食者。波逸提。若不捨前請。而受後請者。波逸提。若不捨後請。而受前請者。突吉羅。後有病比丘。不能一食飽。再食恐犯展轉食。又有一居士。欲設供施衣。其日已有先請。二俱白佛。佛為開之。施衣時者。僧自恣竟。無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也。比丘尼犯者罪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四分戒本約義卷二

九十波逸提之餘。
若比丘。別眾食。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病時。施衣時。
作衣時。道行時。船行時。大眾集時。沙門施食時。是謂餘
時。

提婆達多。教人害佛。復教阿闍世王殺父。惡名流布。利養斷
絕。乃與其黨三閻陀羅達多。騫馱達婆。拘波離。迦留羅提舍五
人。家家乞食。佛聞故制。別眾食者。四人已上即犯。比丘尼犯
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後有病比丘。有請食處不
得食。有一比丘。自恣竟作衣時。諸居士設食不敢食。又有一居
士。設食兼施衣。比丘不敢食。有諸居士。同諸比丘同道行。居
士與食不敢食。乃入村乞食。為賊所劫。又船行亦爾。有大眾比
丘遊行。到一小村。居士作食。比丘不敢食。有瓶沙王姊。欲為
外道沙門。王令人祇園設食。眾不敢受。已上因緣。俱白佛。佛
俱為開除。沙門者。指外道沙門也。若有上餘時因緣。應起白眾
隨次受食。不白而入食者。突吉羅。若四人五人。應分作二。次
人食無犯。

若比丘。至白衣家。與餅麩飯。比丘須者。應兩三鉢受。持至
寺內。分與餘比丘食。若比丘無病。過兩三鉢受。持至寺內。
不分與餘比丘食者。波逸提。

一婦人歸父母家。因作食施。乞食比丘。正作食時。夫家遣人來
接。婦云待作食竟同去。乞食者相繼來。婦不得去。夫嗔即別
娶。又一商人在途中造食。乞食比丘至。分已食與之。復有乞食
比丘至。盡分與。乃重作食。同伴以遲故先去。彼商後行被賊
劫。佛聞故制。若無病而過三鉢受。出彼門。波逸提。若一足出
門便止。突吉羅。凡遇食。須問是歸婦食商賈道路食不。若是
者。或受一鉢。或二三鉢。持歸分與比丘食。須告餘比丘。某處
有歸婦食商賈食。我已持一鉢歸。汝等去可持二鉢歸。或云我已
持二鉢歸。汝等去可持一鉢歸。或云我已持三鉢歸。汝等去當就
彼食不可持歸。若不問歸婦食商賈食者。突吉羅。若不分與餘比
丘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病比丘過受者。若自送至寺者。不犯。

若比丘。足食竟或時受請。不作餘食法而食者。波逸提。

佛在祇園。說一食法。讚譽一食法。諸比丘信樂。便受一食法。
或食粥。或食飯麩餅等。或飲漿服藥。便當一食。多不得飽。形

體枯瘦。佛乃令一坐飽食。飽食已。或遇飯麩餅等。不敢更食。形亦枯瘦。佛又聽一食後更食。諸病比丘。不能一坐飽食。佛又聽數數食。其餘與瞻病人。瞻病人亦數數食。又有諸比丘。乞食歸持來。食分與諸比丘。諸比丘足食已。不敢更食棄之。佛知乃教作餘食法。餘食法者。手持食對比丘言。大德我足食已。知是看是。彼比丘應取少許食已。語比丘言。我食止。汝取食之。作如是餘食法者不犯。又有一貪饗比丘。遇食便食。不知足食不足食。不知餘食不餘食。佛乃制戒。不作餘食法。咽咽波逸提。若為他作。若知他足食已作。若自手捉食。或使淨人持食。或對淨人前作。或以不好食覆好食上作。盡突吉羅。或比丘受他餘食法。盡持去。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病人不作餘食法。病人殘食食。不作餘食法無犯。

若比丘。知他比丘足食已。若受請。不作餘食法。慳慳請與食。長老取是食。以是因緣非餘。欲使他犯者。波逸提。

一比丘貪食無厭。他比丘諫之。懷恨在心。異時遇食。知前諫者已足食。不作餘食法勸令食。前諫者食之。遂反譏前諫者貪食。彼問汝知我足食食耶。曰知。又問汝知而故作耶。曰知。眾皆訶之。佛聞故制。若知彼足食。勸請彼彼食者。二俱波逸提。若與彼不食。或轉與他人。或彼自作餘食法。而食與者。突吉羅。若不知彼足食。作不足食想而與者無犯。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

若比丘。非時受食食者。波逸提。

難陀跋難陀二比丘。入城。看節會伎樂。眾白衣與之飲食。抵暮方回。又迦留陀夷。向晚乞食。一孕婦開門。值天正雷電。暫見其面。驚謂是鬼。遂墮胎。佛聞故制。非時者。日中後至明相未出也。若非時非時想。波逸提。若非時疑是時。突吉羅。非時時想。突吉羅。時非時想。突吉羅。時疑非時。突吉羅。若非時食過非時食。七日藥過七日食。波逸提。盡形壽藥無病因緣服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病者。服吐下藥須粥。日已過中。應煮麥令皮不破。漉汁服之。無犯。

若比丘。食殘宿食者。波逸提。

迦羅尊者。乞食時作念。云何用日日乞食入城疲苦。今當留所食之餘。存於明日。明日之餘。存於後日。諸比丘於小食大食時。不見迦羅。查問知此。佛聞故制。宿作宿想。波逸提。宿疑非宿。突吉羅。非宿宿想。突吉羅。非宿疑宿。突吉羅。宿非宿想。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

食有餘與父母。與作塔人。與作房舍人。後乞食比丘。從彼邊乞得食無犯。

若比丘。不受食。若藥著口中。除水及楊枝。波逸提。

一比丘自願。常行乞食。至城中見諸居士祭亡。所遺飲食。不從人受。自取食之。眾見譏嫌。佛聞故制。凡食須從人受。若自取即是盜故制。若藥者。酥油生酥蜜石蜜等。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取水及楊枝。不從人受不犯。

若比丘。得好美食。無病自為己索者。波逸提。

跋難陀。向一商人。索美食。商人問言。尊者有何病。報言無病。但意欲得。商人言我等營生勞苦。尚不易得此。況出家人乎。時有乞食比丘。聞之嫌責。佛知故制。索得犯墮。不得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為病乞。若為病人乞。若不乞而得。無犯。

若比丘。外道男女。自手與食者。波逸提。

佛與諸比丘遊行途中。諸人設供大得餅。佛命阿難分與眾僧。有餘復命分與乞人。中有一裸形外道女。有姿色。偶二餅相粘。不覺分與。彼眾知此女獨得二餅。遂譏阿難于女有情。又一梵志在此得食。路逢一相士。問何處來。報言禿頭居士處來。士言你從彼得食。何以相譏。梵志道其由。佛聞故制。以手與而食者。波逸提。與而不受者。突吉羅。欲與而不與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置地與。若使人與。若勢力強奪者。無犯。

若比丘。先受請已。若前食後食行詣餘家。不囑餘比丘。除餘時。波逸提。餘時者。病時。作衣時。施衣時。是謂餘時。

一長者。為跋難陀設齋。兼請眾僧。僧眾俱赴。時已到而不設食。問云必待跋難陀來。陀自前食。後往餘家。至垂過中方來。眾雖得食而不飽。又一大臣遣使送新菓。與跋難陀分眾。難陀自後食已。往餘家。歸時日已過中。眾不得食。佛知因制。受請已前食後食。不許詣餘家。後眾大有請處。俱不敢往。佛乃聽。囑餘比丘而後往。後有病比丘。先囑城中人。為作羹飯等。不敢往。佛聽不囑而往。比丘作衣所須器物。欲入城取。而不敢往。施衣時。比丘無衣。欲入城乞。亦不敢往。佛俱聽不囑而往。前食者自明相初出至食時。後食者自食時至日中。囑餘比丘者。囑以所往之處令眾知。不須待而食也。若囑後中道還。又欲去者。當更囑。若囑往某處。後更詣他處。應更囑而往。若不囑而往。除餘時。波逸提。欲去未出門而反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在食家中有寶。強安坐者。波逸提。

迦留陀夷。與舊識白衣婦齋優婆夷。各相繫念。一日往其家坐。夫問汝須何等。答言我須食。夫即遣婦與食。食之復不去。夫連遣亦不去。夫怒言我出去。任汝在後欲何所作。乞食比丘。聞之嫌責。歸白佛故制。食者男以女為食。女以男為食。男女交合。各得受用為食也。寶指女色。亦兼指[王*車]璩碼瑙金銀等。強坐不去者。波逸提。若盲而不聾。聾而不盲者。突吉羅。立而不坐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寶。但於舒手及戶處得坐。若有伴同在一處得坐。或為勢力所持。或病發倒地。俱不犯。

若比丘。食家中有寶。在屏處坐者。波逸提。

迦留陀夷。因佛制許。在舒手及戶處坐。遂與齋優婆夷。在戶扇後坐共語。乞食比丘見之譏嫌。白佛故制。在屏處坐。波逸提。若盲而不聾等同上。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舒手得及戶不在屏處坐。若有伴同在一處坐。或為勢力所持。或病發倒地。不犯。

若比丘。獨與女人露地坐者。波逸提。

此亦迦留陀夷。因前佛制屏處坐。遂獨與齋優婆夷。在露地坐共語。乞食比丘見之譏嫌。白佛故制。獨與女人露地坐。波逸提。若盲而不聾等同上。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伴不犯。或勢力所持。或病發倒地。不犯。

若比丘。語餘比丘言。大德共至聚落。當與汝食。彼比丘。竟不教與是比丘食。語言我與汝一處。若坐若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以是因緣非餘。方便遣者。波逸提。

跋難陀。初與一比丘鬪。結恨在心。異時誘彼比丘言。汝隨我至城中。當與汝食。比丘信之。遂同到城中。至無食處。遍行一週。約日將過。語彼比丘言。你是大惡人。今由汝故。并我亦不得食。汝可速去。我共汝若坐若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彼比丘去。遂自到有食家食。彼比丘還祇園。日已過中。不得食。佛聞故制。遣去至捨見聞處。波逸提。若遣聞處至見處。遣見處至聞處。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與食遣去不犯。若病遣去持食至寺中與食不犯。若破戒破見破威儀。為眾所舉。若被擯。若應擯。前未許食者。方便遣去不犯。若前已許食者。突吉羅。

若比丘。四月請與藥。無病比丘應受。若過受。除常請。更請。分請。盡形請。波逸提。

摩訶男釋種。請施眾僧藥。彼恭敬上座。以好者施與。餘求者亦與。不求者亦與。六群往其家索藥。男言有者相與。不有者買與。六群遂譏其有愛心且妄語。男退心遂斷施藥。佛聞故制。四

月者。夏四月也。過四月而受是為過受。後有病比丘。不敢過受藥。故加無病之言。後有居士。不限月數。常請供藥者。摩訶男斷後更請施者。有持藥至寺中分者。有請施盡形壽藥者。俱以過四月不敢受。俱白佛。佛一一開除。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往觀軍陣。除餘時因緣。波逸提。

波斯匿王。因民叛逆。自出軍征伐。六群比丘往觀。王見不悅。遂以石蜜一裹寄奉世尊。囑令持我名禮拜。問訊世尊。世尊知乃制戒。見者波逸提。方便欲往而未往者。突吉羅。往而未見者。突吉羅。若道中遇行軍應避。不避者突吉羅。後有二將。欲見比丘遣人來請。佛聽往。故云除時因緣。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有因緣聽至軍中二宿三宿。過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有因緣。至軍中宿。居士見之譏嫌。佛因制。不許過三宿。三宿明相出。犯波逸提。若離見處至聞處。離聞處至見處。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為事難所拘者。不犯。

若比丘。軍中住二宿三宿。或時觀軍陣鬪戰。或觀遊軍象馬力勢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有因緣往軍中三宿。在中觀鬪戰。一人被箭傷。衣裹輿歸。諸居士見之譏嫌。佛聞故制。往見者。波逸提。往而未見者。突吉羅。方便欲往而未往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或為勢力所持者。無犯。

若比丘。飲酒者。波逸提。

娑伽陀尊者。常往梵志家借宿。降其室中毒龍。時拘睒彌王見之。大生敬重。異日為尊者設食。尊者受食。多飲黑酒。歸途倒地而吐。佛聞知呵言。如今不能降小龍。況大龍耶。乃為制戒。凡飲酒而能醉人者。俱波逸提。若飲不能醉人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以酒治病者。不犯。

若比丘。水中嬉戲者。波逸提。

十七群比丘。在阿耨跋提河浴。於中嬉戲。順流逆流。或出或沒。或互相澆灑等。時波斯匿王。與茱利夫人。在樓上見之。王言看汝所事者。夫人言此是年少出家。佛法未久故爾。乃疾遣人到祇園。問訊世尊。奉上石蜜一裹。具白前事。佛聞故制。凡在水中。放意自恣一切嬉戲者。俱波逸提。若以酪漿。若以苦酒。若麥汁等弄戲者。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因緣。入水而非嬉戲者。不犯。

若比丘。以指相擊攢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中一人。擊攢十七群比丘一人至死。佛聞故制。或以手指。或以脚指相擊攢者。俱波逸提。若以杖拂柄等相擊攢者。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眠觸令覺者。若悞觸者。不犯。

若比丘。不受諫者。波逸提。

闍陀比丘。欲有所犯。比丘諫之不從。佛聞故制。若自知我所作非。不從諫者。波逸提。若自不知我所作非。不從諫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無智人來諫。所諫非是者應報言。汝可問汝和尚學知諫法。然後可來相諫。若戲咲語者。不犯。

若比丘。恐怖他比丘者。波逸提。

迦那波羅尊者。侍佛左右。佛一夜出房經行。初夜已過請佛歸房。佛默然。至後夜將過。請佛歸房。佛亦默然。那波自念言。我當恐怖佛令歸房。乃反披惡衣作非人。恐怖聲言。沙門我是鬼。佛報言。當知此愚人心亦是惡。乃為制戒。凡以色聲香味觸法六種恐怖人。前人若知若見若聞。俱波逸提。前人若不知不見不聞。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其事不舉似者。若無恐怖他意者。俱不犯。

若比丘。半月洗浴。無病比丘應受。若過受除餘時。波逸提。

餘時者。熱時。病時。作時。風雨時。遠行時。是謂餘時。

瓶沙王有池水。恒聽比丘浴。六群比丘。於後夜入池浴。爾時王同諸綵女俱詣池。聞內有聲問是誰。左右言是比丘。王令莫驚使去。六群久浴至明相出。王未得浴而去。佛聞制戒。比丘半月受浴。若過一遍。波逸提。若水澆半身。亦波逸提。若方便欲去而未去者。突吉羅。熱時者。春四十五日。夏初一月是。當此土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五日也。有病可知。作者。作種種務勞力者是。道行者。下至半由旬是。此等比丘畏不敢浴。白佛。佛為開除。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無病為炙身故。露地然火。若自然。若教人然。除餘時因緣。波逸提。

六群比丘。欲然火炙身。自相謂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隨意言語。即出外在露地中。拾野薪然火炙身。傍朽樹中有毒蛇。因火煙熏逼而出。眾見俱走。將火株擲散。延燒講堂。佛知故制。凡露地然草木牛糞一切火炙身者。俱波逸提。若被燒半焦者。若擲着火中者。俱突吉羅。若然炭突吉羅。若不語前人知是看是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除時因

緣者。若病自然火炙身。及教人然。不犯。或有因緣。必須然火者。不犯。

若比丘。藏他比丘衣鉢坐具針筒。若自藏。若教人藏。下至戲咲者。波逸提。

十七群比丘。將衣鉢坐具針筒。安着一面經行。俟食時到。六群比丘調弄。背取衣鉢等藏之。及時到。十七羣比丘取衣鉢等不得。餘比丘察之。白佛故制。藏者波逸提。方便欲藏而未藏者。突吉羅。教人者罪同。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實知是彼人物。為護惜而取舉者。若比丘性慢藏故。取藏為戒勅彼者。若借彼衣著。而彼不收。恐失便取舉者。或以此衣鉢等物故有難。取藏之者。俱無犯。

若比丘。淨施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衣。後不問主輒著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施親厚比丘衣。後不語主。還取著。佛聞故制。淨施有二。一真實淨施。二展轉淨施。真實淨施者。言此是我長衣未作淨。今為淨故與長老。作真實淨。展轉淨施者。言此是我長衣未作淨。今為淨故與長老。彼應作如是語。長老聽。長老有如是長衣未淨。今與我為淨故我便受。受已當問言。欲與誰耶。應報言與某甲。彼應作如是語。長老有是長衣未作淨。今與我為淨故我便受。受已與某甲比丘。此衣是某甲比丘所有。汝為某甲故守護持。隨意用此。展轉淨施者。語不語。隨意取著無犯。若真實淨施。不語主而取著。波逸提。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色。若青。若黑。若木蘭。若得新衣。不作三種染壞色持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著白衣。居士見之譏嫌。謂如王王大臣等。佛聞故制。新衣不獨初造衣。凡初從人得者。俱名新衣。隨所得衣不問何色。皆以三種染壞。青者銅青。黑者雜泥。木蘭者樹皮也。不染壞而着者。波逸提。不染壞而畜者。突吉羅。衣未染寄白衣家。亦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衣鉢囊革屣囊線囊手巾等小衣。不染畜者。無犯。

若比丘。故斷畜生命者。波逸提。

迦留陀夷。不喜見鳥。作竹弓射之。死者甚眾。居士見之譏嫌。佛聞故制。凡自殺教人殺。或以刀箭。或以瓦石。或以坑陷。或以毒藥。俱波逸提。若方便欲殺而未殺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無殺心悞傷者。不犯。

若比丘。知水有蟲飲用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取雜蟲水飲用。見者譏嫌。佛因制戒。有蟲水有蟲想。波逸提。有蟲水疑無蟲。突吉羅。若苦酒清酪漿麥汁等。知有蟲飲用者。波逸提。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不知有蟲者。若漉過用者。不犯。有大蟲。當以手觸令去。

若比丘。故惱他比丘。乃至少時不樂者。波逸提。

十七群。往六群處問言。長老云何人初禪乃至阿羅漢耶。六群報言。汝等自稱得上人法。犯波羅夷。十七群大作疑惱。往問上座。上座云不犯。佛聞故制。若故惱他說而了了者。波逸提。說而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不故作者。若其事實爾者。不犯。

若比丘。知他比丘犯麤罪覆藏者。波逸提。

跋難陀。與一比丘親厚。數犯麤罪。令彼莫語人。後與彼比丘鬪。比丘向餘人說。難陀犯如是如是罪。令我莫語人。佛聞故制。麤罪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也。若比丘。知他比丘犯麤罪。小食知食後說。中夜知後夜說。俱突吉羅。若欲說不說。至明相出。波逸提。若覆餘罪。突吉羅。自覆藏麤罪。加突吉羅。除比丘比丘尼。覆藏式叉摩那等麤罪。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先不知麤罪。作不麤罪想。若欲向人說。而無人可說。若說或有命難梵行難不敢說。無犯。

若比丘。年滿二十。當與受大戒。若比丘知年未滿二十。與受大戒。此人不得戒。諸比丘可呵癡故。波逸提。

羅閱城中。有十七群童子。先為親友。最大者年十七。最小者年十二。互相勉勵。共求出家。諸比丘度令出家受大戒。諸童幼小不堪一食。夜半患饑。啼哭索食。佛聞謂不應受年未滿二十者大戒。以年未滿二十者。不堪忍寒熱。饑渴。暴風。蚊虻。毒虫。惡言。及身種種痛苦。又復不堪持戒。當知年滿二十。始堪忍此。乃為制戒。和尚知年未滿二十。與受戒。三羯磨竟。和尚波逸提。二羯磨竟。和尚三突吉羅。一羯磨竟。和尚二突吉羅。白竟和尚一突吉羅。白未竟。和尚突吉羅。若未白為作方便。若欲集眾等。俱突吉羅。和尚不知無犯。眾僧知者突吉羅。不知無犯。比丘尼犯者。波逸提。若先不知。但信受戒人語。若傍人證。若信父母說無犯。若受戒已疑者。佛言當聽數胎中年月及閏月。若滿者無犯。

若比丘。知諍事如法滅已。後更發起者。波逸提。

六群比丘。與諸比丘鬪諍。如法滅已更發起。如是言。汝不善觀不成觀。不善解不成解。不善滅不成滅。佛聞故制。諍事既滅復舉起。說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除此諍已。更

作餘諍罵詈者。一切突吉羅。除比丘比丘尼外。共餘人犯諍。後更發起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先不知已觀。作不觀想者。若事實爾者無犯。

若比丘。知是賊伴。期同道行。乃至村間。波逸提。

有諸比丘。往毗舍離城。時有賈客。欲漏關稅。要僧共伴行。及度關。為守關人所獲。將至波斯匿王處。王問賈客不輸稅。此沙門有何事。報言與賈客為伴。王言法應死。俱以沙門釋子。乃呵而遣之。佛知故制。若期至城至村。行一一道。波逸提。行一道或半道。突吉羅。若行空曠無村處。至十里。波逸提。減十里突吉羅。若去而卒不去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先不知是賊者。不期同行者。或勢力所持者。不犯。

若比丘。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行婬欲非障道法。彼比丘。應諫此比丘言。大德莫作是語。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無數方便。說行婬欲是障道法。彼比丘諫是比丘時。堅持不捨。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捨者善。不捨者。波逸提。

阿黎吒比丘。自生惡見言。我知世尊說法。行婬欲非障道法。時諸比丘諫之。不肯捨。白佛。佛為作白四羯磨。呵諫令捨。作如是白。大德僧聽。此阿黎吒比丘。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行婬欲非障道法。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阿黎吒比丘作呵諫。捨此事故。阿黎吒汝莫作是語。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無數方便。說淫欲是障道法。若犯婬欲。即是障道。白如是。大德僧聽。此阿黎吒比丘。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行婬欲非障道法。僧今與作呵諫。捨此事故。阿黎吒莫作是語。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無數方便。說淫欲是障道法。若犯婬欲即是障道。誰諸長老。忍僧與阿黎吒比丘作呵諫。捨此事故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忍為阿黎吒作呵諫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如是羯磨已。佛更制戒。凡有犯三諫不捨者。亦應如是作白四羯磨。初白已當語言。我已白竟。餘有羯磨在。汝可捨是。莫為眾所呵責更犯罪。若捨者善。不捨者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當語言。我已作初羯磨竟。餘有二羯磨在。汝當捨是。莫為眾所呵責更犯罪。捨者善。不捨者當為作第二羯磨。第二羯磨竟當語言。我已作第二羯磨竟。餘有一羯磨在。汝可捨是。莫為眾所呵責更犯罪。捨者善。不捨者作三羯磨竟。波逸提。作白已捨者。一突吉羅。初羯磨捨者。二突吉羅。二羯磨捨者。三突吉羅。若作白未竟。及未作白捨者。俱一突吉羅。若他比丘諫是比丘時。

餘比丘比丘尼。遮言莫諫者。一切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初諫時捨者。不犯。
若比丘。知如是語人未作法。如是惡見不捨。若供給所需。共同羯磨止宿語言者。波逸提。

阿黎吒不捨惡見。諸比丘又與作不捨惡見羯磨。六群比丘。乃供給所需。共同羯磨止宿語言。佛知故制。如是語者。作前惡見之語也。未作法者。僧為舉而未解。未與懺悔出罪也。此等人既知之。不當親近。若供給所需等。亦是惡見之類也。犯波逸提。供給所需有二種。若法若財。同止宿者。不問先入屋後入屋。但知者俱犯。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不知者。不犯。若勢力所持者。不犯。

若比丘。知沙彌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行婬欲非障道法。彼比丘應諫此沙彌言。汝莫作是語。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無數方便。說行婬欲是障道法。彼如是諫此沙彌時。堅持不捨。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彼比丘應語此沙彌言。汝自今已後。非佛弟子。不得言佛是我世尊。不得隨餘比丘。如餘沙彌得與比丘二三宿。汝今無此事。汝出去滅去。不須住此。若比丘知是被擯沙彌。而誘畜養共一止宿者。波逸提。

跋難陀有二沙彌。一名羯那。一名摩睺迦。共行不淨。自相謂言。我知佛所說法。行婬欲非障道法。諸比丘聞之呵責不捨。白佛。佛為作呵諫羯磨如上。沙彌故不捨。佛為作滅擯羯磨。將二沙彌立在見處不聞處。作如是白。大德僧聽。此二沙彌。眾僧呵責。故不捨惡見。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為二沙彌作不捨惡見滅擯羯磨。自今已去。此二沙彌不應言佛是我世尊。不得隨逐餘比丘。如諸沙彌得與比丘二宿三宿。汝等不得。汝出去滅去。不應住此。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二沙彌。眾僧呵責。故不捨惡見。眾僧今與作惡見不捨滅擯羯磨。自今已去。此二沙彌。不得言佛是我世尊。不應隨逐餘比丘。如諸沙彌得與比丘二宿三宿。汝今不得。汝出去滅去。不應住此。誰諸長老。忍僧為二沙彌。作惡見不捨滅擯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凡三說。僧已忍與二沙彌。作惡見不捨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六群比丘。知僧已滅擯此二沙彌。便誘將畜養共止宿。諸比丘白佛。佛更為制戒。若自畜。若與人。若自誘若教人等。俱波逸提。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先不知者。不犯。若勢力所持者。不犯。

若比丘。餘比丘如法諫時。作如是語。我今不學此戒。當難問餘智慧持律比丘者。波逸提。若為知為學故。應難問。

闍陀比丘。所作非法。諸比丘如法諫時。乃言我今不學此戒。當難問餘智慧持律比丘。佛聞故制。說而了了者。波逸提。說而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比丘癡不解故。彼比丘應教問和尚阿闍黎。可更學問誦經。若諫者實不如法。不犯。

若比丘。說戒時。作如是語。大德何用說是雜碎戒為。說是戒時。令人惱愧懷疑。輕呵戒故。波逸提。

諸比丘。集在一處誦毗尼。六群自相謂言。彼諸比丘誦律通利。必當數數舉我等罪。當往止他勿誦。乃往語言。長老何用誦此雜碎戒為。若欲誦者。當誦四事十三事。餘不應誦。何以故。若誦。令人懷疑憂惱。佛聞故制。說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若毀訾阿毗曇及餘經。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說戒時作如是語。大德我今始知。此法是戒經所載。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餘比丘知是比丘。若二若三說戒中坐。何況多。彼比丘無知無解。若犯罪。應如法治。更增無知罪。語言大德汝無利。不善得。汝說戒時。不一心思念攝耳聽法。彼無知故。波逸提。

六群比丘中有一人。當說戒時。自知犯罪。恐清淨比丘舉發。便先往告言。我今始知此法戒經所載。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諸比丘察知其意白佛。佛故制。彼言今始知者。意言前此未知故有犯。欲避罰也。清眾知其二次三次。在說戒中坐。況又多耶。何言今始知。是無知也。故於所犯罪如法治外。更加無知罪。汝無利不善得者。言其無利益。不善得利益也。善得利益者。於說戒時。當一心思念攝耳聽法。今既不能故。雖聽戒而無所知。以無知故。如波逸提。若不與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未聞說戒。今始聞者。無犯。

若比丘。共同羯磨已。後如是言。諸比丘隨親厚以僧物與者。波逸提。

沓摩羅子。以知僧事塔事。外有人設會布施。不得赴。衣服破壞。異時有人。施眾僧貴價衣。眾僧共議。此沓摩羅子。以知僧事塔事故。外有人設會布施。不得赴。衣服破壞。宜以此衣與之。時眾僧白二羯磨與竟。六群亦同羯磨。後更作是言。諸比丘隨親厚。以眾僧衣與彼。佛聞故制。說而了了者。波逸提。說而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其事實爾。當日未在羯磨眾中說者。無犯。

若比丘。僧斷事未竟。不與欲而起去者。波逸提。

一日眾僧集。共議僧事。六群自相謂言。欲為我等作羯磨。即起去。佛知故制。僧斷事未竟而去。出戶外者。波逸提。一足出戶欲去。而未去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有事與欲去者無犯。若非法羯磨不與欲去。無犯。若比丘。與欲已。後更呵者。波逸提。

六群中有犯事者。恐眾中舉。便六人相隨不離。互相黨護。使眾羯磨不得。異時六群作衣。眾喚羯磨。彼云作衣不得往。喚者言。可令一二人持欲去。六群即令一人受欲來。眾僧即與此比丘作羯磨。六群悔言。彼作羯磨非為羯磨。羯磨不成。我以彼事與欲。非為此事。佛知故制。說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其事實不成羯磨者。無犯。

若比丘。知他比丘鬪諍。聽此語向彼說者。波逸提。

六群聽諸比丘鬪諍語。向彼人說。令僧未有諍而起諍。已有諍而不滅。佛知故制。若比丘往聽他語聞者。波逸提。不聞突吉羅。若方便欲去而未去者。突吉羅。若二人共在隱處語。暗地語。當彈指或警咳警之。不爾突吉羅。若行道二人在前共語。亦當警之。不爾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嗔故不喜。打比丘者。波逸提。

六群中一人。嗔打十七群比丘。被打者。高聲喚言。止止莫打我。佛聞故制。若手若石若杖打者。波逸提。若以輕物打。突吉羅。若戲咲打。及打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嗔故不喜。以手搏比丘者。波逸提。

六群中一人。嗔恚故。以手搏十七群比丘。佛聞故制。搏者或遮撥。或捏觸也。若以手者。波逸提。用拂柄輕物。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嗔故不喜。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者。波逸提。

六群嗔十七群。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聞者嫌責。佛知故制。無根者。十三事中。無見聞疑罪也。說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剎利水澆頭王種。王未出。未藏寶。若入宮。過門闕者。波逸提。

迦留陀夷。往入彼斯匿王宮。王與茉莉夫人。盡日共眠。夫人見迦留陀夷至。即起披衣。敷坐令坐。時夫人失衣墮地。蹲地不能起。迦留陀夷。即出歸來。語諸比丘言。波斯匿王第一之寶。我今悉見。佛聞故制。剎利是云剎帝利。此云王種。水澆頭者。以

金瓶取四大海水。取白牛右角。取拾一切種子盛滿中。置金輦上。使諸小王輿。王與第一夫人。共坐輦上。大婆羅門。以水灌王頂上。作如是已立為王。並名剎利水澆頭王種。王未出者。王未出[穴/侵]處也。未藏寶者。采女未還本處。亦兼指金銀等寶未藏也。若入宮過門闕。一切波逸提。若一足入內一足在外者。突吉羅。若入大臣長者等內室者。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王召入。若有奏白。亦須藏寶而後入。無犯。

若比丘。若寶及寶莊飾具。若自捉。若教人捉。除僧伽藍中。及寄宿處。波逸提。若在僧伽藍中。及寄宿處。若寶及寶莊飾具。若自捉。若教人捉。當作是意。若有主識者當取。如是因緣非餘。

有外道。從拘薩羅國來。途中止息。遺却金囊。眾多比丘。後行拾得。共云待來尋者付還。彼外道去久方回。比丘即付還。彼反詐言金少。遂聞於王。王審實。外道理虧。將金入宮。佛聞故制。不許捉寶及寶莊飾。後因節會日。毗舍佉母往會。道過祇園。因入禮佛。自思。禮佛不必嚴飾。乃卸置樹下始入。去時忘取。比丘見之不敢舉白佛。佛為開僧伽藍中。又一比丘寄宿巧匠家。巧匠出外。室中有金。比丘為守護竟夜不得眠。白佛。佛復并開寄宿處。凡比丘。見僧伽藍內。有遺失者。當收取。識其所遺器物片段分兩分明。及其所包裹囊相。若有來索者。當問明。若相應即付還。若不相應可語言。我不見是物。若比丘。拾所遺物不看定。不審問者。突吉羅。若是供養塔寺等物。為堅牢故。捉收者不犯。若在他家止宿有寶恐失。應為收舉。若在寺外見失物。可以草葉覆之。俟有主來索。若無索者收歸寺內。私掌七八日。更無索者應貯僧庫。經五六月。又無索者。應供眾僧及買堅牢器。若後主來索。應勸令捨。不捨者應酬本物。不與利。或有貴不能酬者。切不得輕用。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非時入聚落。不囑餘比丘者。波逸提。

跋難陀非時入村。與居士擣菹。比丘勝故居士慳嫉。便言比丘非時入村為何事耶。佛聞故制。後有諸比丘。為僧事或塔寺事及瞻病人。非時不敢入村。白佛。佛命囑餘比丘而後入。時者。從明相出至日中。非時者。從中後至明相未出。囑餘比丘者。囑同房或比房。同住客亦得。若不囑而入者。初入村門波逸提。欲去未去。欲入未入。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作繩床木床。足應高如來八指。除入榫孔上截竟。若過者。波逸提。

迦留陀夷。作高床座。見佛來白言。世尊看我床座。佛乃制戒。高如來八指者。佛橫一指二寸。應高一尺六寸也。榫即枸頭。若過八指者。自作教人。俱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羅。為他作成不成。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若減作者不犯。

若比丘。持兜羅綿貯。作繩床木床臥具坐褥者。波逸提。

六群以兜羅綿。作臥具坐褥。諸居士見之譏。其如國王大臣。佛聞故制。兜羅綿此翻冰綿。從色得名也。西域有妬羅樹綿。從樹生。香而潔白。故號兜羅。乃貴價物。若用之為臥具坐褥。侈甚矣。自作教他成者。俱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羅。若為他作成不成。俱突吉羅。比丘尼犯者。波逸提。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

若比丘。用骨牙角作針筒劑刮成者。波逸提。

有信樂工師。為諸比丘。作骨牙角針筒。家業竭盡。衣食缺乏。居士謂。供養沙門無福得禍。佛知故制。若自成若教他成。俱波逸提。未成者突吉羅。若為他作成不成。俱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

若比丘。作尼師壇。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二磔手。廣一磔手半。更增廣長各半磔手。若過成者。波逸提。

一日世尊。不赴請遍巡諸房。見僧臥具露地敷。多為不淨所汙。佛乃聽作尼師壇。若臥時敷在臥見上。以為障臥具之用。亦為障身隨衣之用。六群遂作廣長尼師壇。佛知故制。初只許長佛二磔手。廣一磔手半。後因迦留陀夷身量大。見佛來故。以手挽尼師壇。佛問何故。報言欲令廣長故挽耳。佛因更增廣長各半磔手。若自作若教他過量者。波逸提。未成者突吉羅。為他作者成不成。俱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減量作者不犯。若得他已成者。亦當裁應量。若貼作兩重不犯。

若比丘。作覆瘡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四磔手。廣二磔手。若過成者。波逸提。

時諸比丘。患種種瘡。膿血流出。汙身汙衣汙臥具。佛乃聽作覆瘡衣。時諸比丘覆瘡衣羸。著瘡上。舉衣患痛。佛乃許作細熨衣。時六群便作廣長覆瘡衣。佛知故制。若長應量廣不應量。若廣應量長不應量。若長廣俱不應量。自作教人。成者波逸提。未成者突吉羅。若為他作。成不成俱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減量作者不犯。

若比丘。作雨浴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六磔手。廣二磔手半。若過成者。波逸提。

毗舍佉母。作兩浴衣施僧。六群輒自多作廣大兩浴衣。佛聞故制。長廣若應量不應量。成不成等。俱同上。比丘尼式又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減量作者無犯。

若比丘。與如來等量作衣。或過量作者。波逸提。是中量者。長佛十磔手。廣六磔手。是名如來衣量。

阿難陀短佛四指。一日眾遙見來。皆謂是佛。即起承迎。至乃是難陀。眾與難陀俱慚愧。佛令着黑衣以別之。六群不與如來等量作衣。乃過量作。佛聞故制。此中長廣應量不應量成不成。並同上。比丘尼式又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按佛身量。一丈六尺。則一磔手。當是一尺六寸。以此推之。衣長一丈六尺。廣九尺六寸。乃是佛衣量。今人短小。難可遵用。又四分律云。大衣離足踝四寸。七衣離足踝八寸。五衣離足踝一尺二寸。薩婆多云。衣長五肘。廣三肘。南山云。大衣七衣俱長五肘。廣三肘。五衣長四肘。廣二肘。合此三說詳之。則但用今人手長十磔手。廣六磔手。作大衣中衣減四寸。五衣減八寸。俱不犯也。

諸大德。我已說九十波逸提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德。是四波羅提提舍尼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波羅提提舍尼。此云向彼悔。謂犯此者。應向彼懺悔。罪便得滅也。

若比丘。入村中。無病從非親里尼邊。自手受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為。今向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

時世儉穀貴。人民乏食。死者無限。比丘乞食難得。蓮花色比丘尼入城乞食。初日所得食。持與比丘。二日三日亦如是。後更乞食。道遇長者車來。尼避道墮深泥中。面掩地而臥。長者見之。急令扶起。問故。乃言乞三日食。俱持與比丘。今饑乏故倒地耳。長者譏嫌。佛聞故制。不許從尼受食。後諸比丘。不敢受親里尼食。白佛。加非親里之言。又病比丘不敢受非親里尼食。白佛。加無病之言。自手受食者。不問親里非親里。有病無病。俱不可也。比丘尼及式又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有病受非親里尼食。若無病受親里尼食。若尼持食置地與。或使人與。或在僧寺尼寺中與。俱不犯。

若比丘在白衣家食。是中有比丘尼。指示與某甲羹與某甲飯。諸比丘應語彼比丘尼言。大姊且止。須諸比丘食竟。若無一比丘。語比丘尼如是言者。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為。我今向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

眾僧與六群。同在白衣家受供。六群尼。為六群比丘索羹飯。遂至越次而與。中有不得羹飯者。佛聞故制。不止比丘尼者。波羅提提舍尼。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尼自為檀越。若居士設食。令尼處分者不犯。

有諸學家。僧作學家羯磨。若比丘知是學家。先不受請。無病自手受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為。我今向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

有居士家夫婦。信樂為佛弟子。諸比丘至其家。常與飯食無所愛惜。後貧窮衣食不足。諸人譏言。供養沙門。反得貧窮之報。佛聞為作學家白二羯磨。白言大德僧聽。此羅閱城中。某居士夫婦。得信為佛弟子。財物竭盡。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作學家羯磨。諸比丘不得在其家受食。白如是。大德僧聽。此羅閱城中。某居士家夫婦。得信為佛弟子。財物竭盡。僧今與作學家羯磨。諸比丘不得在其家受食。誰諸長老。忍僧與某居士。作學家羯磨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居士。作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更制戒。受學家食者。提舍尼。後有先受請者。不敢赴食。又有病者。不敢受食。佛皆聽許。此中不受請一不當食。無病二不當食。況又自手受食。雖受請及病。亦不可食也。學家者。俗中學道之家。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若學家還富。來請解羯磨。比丘復受食不犯。

若比丘。在阿蘭若迥遠有疑恐怖處住。先不語檀越僧伽藍外不受食。在僧伽藍內。無病自手受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為。我今向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

羅閱城中。有女人持食到僧伽藍。以迥遠故。為賊所觸撓。佛乃囑諸比丘。語諸檀越。莫至僧伽藍。道路中有賊故。更為制戒。不許在僧伽藍內受外來食。後有諸人。雖知有賊。而故持來者。比丘以佛制不許受外來食。不敢食。有病者。又以未語檀越。不敢食。佛俱聽受。此中不先語檀越。一不當食無病。二不當食自手受食。三不當食犯提舍尼。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

諸大德。我已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四分戒本約義卷三

諸大德。是眾學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眾學者。梵語式叉迦羅尼。此云應當學。此戒輕微。難持易犯。為比丘者所當學也。又名突吉羅。此云惡作。謂失威儀皆惡也。又此戒分二。身上犯者名惡作。口上犯者名惡說。

當齊整着涅槃僧。應當學。

六群比丘。着涅槃僧。或高褰齊膝。或下繫臍下。或垂前一角如象鼻。或垂前二葉。如多羅樹葉。或繞腰襠。如國王大臣等。居士譏嫌。佛聞故制。若故作者。犯應懺突吉羅。以是非威儀突吉羅。不故作者。犯責心懺突吉羅。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俱突吉羅。或有如是病。或有作務時。或在僧伽藍內。或在村外道行時不犯。

當齊整着三衣。應當學。

六群比丘着三衣。或高或下等。佛聞故制。犯不犯俱同上。

不得反抄衣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反抄衣行入白衣舍。居士譏嫌。佛聞故制。反抄衣者。或左或右。反抄衣着肩上也。犯者同上。

不得反抄衣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衣纏頸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以衣纏頸。入白衣舍。居士譏嫌。佛聞故判。纏頸者。總捉衣兩角。着左肩上也。犯者同上。

不得衣纏頸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覆頭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以衣覆頭。入白衣舍。居士譏其如賊盜。佛聞故制。覆者或以衣及樹葉等覆。犯皆同上。若頭有病。覆者不犯。或有難覆頭而走不犯。

不得覆頭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跳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跳行入白衣舍。居士譏其如鳥雀。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為人所打。若有賊惡獸等難。跳行而走。若有棘刺。或渡渠渡坑渡水泥等。跳過不犯。

不得跳行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蹲坐白衣舍內。應當學。
六群赴食到白衣家蹲坐。比丘以手觸之。即倒地露形。居士譏其如裸形外道。佛聞故制。蹲者或在床或在地。尻不至地也。犯者同上。若尻邊病不能坐者。不犯。

不得手扞腰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手扞腰行入白衣舍。居士譏其如新娶得意之狀。佛聞故制。犯者同上。

不得手扞腰行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後搖身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搖身行入白衣舍。居士見之。譏其如國王大臣等。佛聞故制。犯者同上。

不得後搖身行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掉臂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掉臂行入白衣舍。居士譏其如國王大臣等。佛聞故制。掉臂者。垂臂而行。成前或却也。犯者同上。不犯者。或有事難逃走等。或渡河水跳坑塹等。不犯。

不得掉臂行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好覆身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不好覆身。處處現露。居士譏嫌。謂如婆羅門等。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被風吹離體。及被人所縛無犯。

好覆身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左右顧視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左右顧視行入白衣舍。居士譏其如賊竊人。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有難欲求方便逃走。或有所尋覓不犯。

不得左右顧視行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靜默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高聲大喚入白衣舍。居士譏其如婆羅門。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聾不聞聲者。或遠有所呼喚者。或有難高聲而走者。不犯。

靜默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不得戲笑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群戲咲入白衣舍。居士譏其如獼猴。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念法歡喜而咲者。不犯。

不得戲咲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因上并制。

用意受食。應當學。

六群在白衣家受食。居士自行斟酌。六群不用意受食。損棄羹飯。居士譏其貪心受食。如穀貴饑餓時。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鉢小故有遺落。不犯。

平鉢受食。應當學。

六群赴供溢鉢受食。遺棄羹飯。居士譏其如饑餓人。佛聞故制。平鉢者。受食不可過滿也。犯者同上。或鉢小故滿者。不犯。

平鉢受羹。應當學。

六群赴齋。鉢中受飯多故。不能受羹。居士見亦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

羹飯俱食。應當學。

六群赴齋。飯至羹未至飯已盡。羹至飯未至羹已盡。居士見亦譏嫌。佛聞故制。俱食者。俟羹飯俱到方食也。犯者同上。或時欲過。或有事難。或時需羹不需飯。或時需飯不需羹。不犯。

以次食。應當學。

六群赴齋。不從鉢中次第食。乃處處取食。居士譏其如狗猪等。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患熱挑取冷處食。不犯。

不得挑鉢中央食。應當學。

六群受食挑鉢中央令空。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患熱開中僧令冷。不犯。

無病不得為己索羹飯。應當學。

六群在白衣家。為己索羹飯。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病為己索。或為病人索。不犯。

不得以飯覆羹更望得。應當學。

六群在居士家受食。居士已與羹。彼即以飯覆羹望更得。居士問言。羹在何處。彼默然。居士嫌責言如饑餓人。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請食羹汗衣等宜覆以飯。不犯。

不得視比坐鉢中起嫌心。應當學。

六群在居士家受食。見自鉢中分少。見比坐鉢中分多。便言居士有愛憎不平等。眾皆呵責。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比坐病。或眼昏。為看得食不得食。淨不淨者。不犯。

當繫鉢想食。應當學。

六群受羹而左右顧視。比坐取其羹藏之不覺。乃問比坐。我羹在何處。眾皆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比坐病。或眼昏看得

食不得食等。不犯。
不得大搏飯食。應當學。
六群受供大搏飯食。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日將過中。或有事難欲疾食者。不犯。
不得大張口待飯食。應當學。
六群搏飯未至。先大張口待食。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
不得含食語。應當學。
六群受食含飯而語。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有急事不犯。
不得搏飯遙擲口中。應當學。
六群受食。乃搏飯遙擲口中。居士譏其如幻師。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被執縛。手不至口。遙擲而食。不犯。
不得遺落飯食。應當學。
六群受食不如法。以手搏飯齧。遺落者多。居士譏其如鳥雀等。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手有病不犯。
不得頰飯食。應當學。
六群大口受食。兩頰鼓起如獼猴狀。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日將過中。或有事難。欲疾食者。不犯。
不得嚼飯作聲。應當學。
六群受食。嚼飯作聲。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嚼乾餅焦飯瓜果等。不犯。
不得大噏飯食。應當學。
六群受供。乃大噏飯食。居士譏嫌。佛聞故制。大噏飯者。張口遙呼噏也。犯者同上。若口痛。或食羹等。無犯。
不得舌舐食。應當學。
六群受供。乃吐舌取食。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
不得振手食。應當學。
六群赴供。振手而食。居士譏嫌。佛聞故制。振手者。手搖動也。犯者同上。或有如是病。不犯。
不得手把散飯食。應當學。
六群在居士家。以手棄散飯而食。居士譏其如鷄鳥等。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食有虫。及有他點汙散去。不犯。
不得汚手捉食器。應當學。
六群以不淨膩手捉器而飲。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或草上受葉上受。不犯。
不得洗鉢水棄白衣舍內。應當學。

六群在居士家。食已洗鉢。棄洗鉢水于地。餘食狼藉。居士嫌責。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以器承持棄于外。或問主人有可棄之處。不犯。

不得生草菜上大小便涕唾。除病。應當學。

六群于生草菜上。大小便涕唾。居士譏嫌。佛聞故制。病者開許。犯者同上。若于無草菜上。便流入草菜上。不犯。

不得淨水中大小便涕唾。除病。應當學。

六群于淨水中。大小便涕唾。居士見之譏嫌。佛聞故制。以不淨之物汙其淨。於理不可也。病者不能遠行故開。犯者同上。若在不淨水中。不犯。

不得立大小便。除病。應當學。

六群立大小便。為居士所嫌。佛聞故制。病者不能蹲故開。犯者同上。此方小便皆立。不犯。

不得為反抄衣不敬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六群與反抄衣不恭敬人說法。眾比丘譏嫌。佛聞故制。病者開許。犯者同上。若王大臣等。可與略說但不宜廣說。智者當自知時。

不得為衣纏頸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得為覆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得為裹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得為手扞腰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得為着革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得為着木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得為騎乘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右七條。皆因上并制。犯不犯俱同上。

不得在佛塔內止宿。除為守護故。應當學。

六群在佛塔內止宿。眾比丘嫌責。佛聞故制。後比丘不敢守護佛塔故開許。犯者同上。或為勢力所持不犯。今佛殿經閣等。即同塔論。

不得佛塔內藏財物。除為堅牢故。應當學。

六群藏財物於佛塔中。比丘嫌責。佛聞故制。後僧中有財物。藏宜堅牢者不敢藏。白佛聽許。犯者同上。或為勢力所持。不犯。

不得着革屣入佛塔中。應當學。

六群着革屣入佛塔。眾見嫌責。佛聞故制。犯者同上。又佛一日。從定起露地經行時。諸比丘著革屣。隨佛經行。佛顧視言。外道弟子。敬重師故。不著革屣隨師經行。何況多陀阿伽陀。從今佛前。和尚前。阿闍黎前。俱不應着。着得突吉羅罪。

不得手捉革屣入佛塔中。應當學。

不得着革屣繞佛塔行。應當學。

不得着富羅入佛塔中。應當學。

不得捉富羅入佛塔中。應當學。

右四條。俱因上并制。富羅梵語。正言腹羅。此云短勒靴也。犯不犯俱同上。

不得塔下坐食留革及食汙地。應當學。

六群塔下坐食。食已留草及食汙地。不掃而去。比丘嫌責。佛聞故制。犯者同上。若有殘食及草。佛聽着脚邊。出時持棄之。不犯。

不得擔死屍從塔下過。應當學。

六群擔死屍。從塔下過。熏穢觸塔。護塔神嗔。比丘嫌責。佛知故制。犯者同上。若路所必由。或為勢力所強。不犯。

不得塔下埋死屍。應當學。

不得塔下燒死屍。應當學。

不得向塔前燒死屍。應當學。

不得繞塔四邊燒死屍使臭氣來入。應當學。

右四條。俱因上并制。燒屍若在遠處。臭氣不入者。不犯。

不得持死人衣及床從塔下過。除浣染香熏。應當學。

六群持死人衣及床。從塔下過。臭氣觸佛塔。護塔神嗔。佛知故制。犯者同上。若浣染香熏過者。不犯。

不得佛塔下大小便。應當學。

不得向佛塔大小便。應當學。

不得遶佛塔四邊大小便使臭氣來入。應當學。

不得持佛像至大小便處。應當學。

右四條。俱因上并制。以大小便臭穢所觸即同死人衣等也。佛像不可持至大小便處。或路必由中者。或強力所持者。不犯。

不得佛塔下嚼揚枝。應當學。

不得向佛塔嚼揚枝。應當學。

不得遶佛塔四邊嚼揚枝。應當學。

右三條。皆以口氣臭穢熏觸所尊。亦所不應也。故并制之。犯者同上。又律中云。有二染污。不得禮佛。及和尚阿闍梨。一者大便不洗淨。二者食後不漱齒。

不得佛塔下涕唾。應當學。

不得向佛塔涕唾。應當學。

不得繞佛塔四邊涕唾。應當學。

右三條皆以涕唾不淨而汙淨地。況近所尊而涕唾。不敬孰甚焉。

故佛因六群而一一制之。犯者同上。或中間有隔不見者。不犯。

不得向佛塔舒脚坐。應當學。

六群向佛塔舒脚坐。諸比丘嫌責。佛為制戒。犯者同上。若中間有隔者不犯。跏趺坐者不犯。

不得安佛塔在下房己在上房住。應當學。

六群安佛塔在下房。己在上房住。諸比丘嫌責。佛因制戒。犯者同上。或上房有污穢等緣。移置下房。不犯。

人坐己立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六群所犯辱法之過。佛知故制。若為病人說法則聽。犯者同上。若為王大臣捉去。不犯。

人臥己坐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座己在非座。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高坐己在下座。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前行己在後行。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高經行處。己在下經行處。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道己在非道。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右六條。為重法故。一一并制之。犯不犯俱同上。

不得携手在道行。應當學。

六群比丘。携手道上行。遮他男女。居士見之譏嫌。佛知故制。犯者同上。若眼暗。或有疾須扶行者。俱不犯。

不得上樹過人頭。除時因緣。應當學。

有一比丘。在大樹上受夏安居。大小便下。樹神嗔欲斷其命。佛知故制。後有比丘路逢惡獸。上樹避之。不敢過上。為惡獸所傷。佛乃聽許除時因緣。犯者同上。佛又制。不得繞樹大小便。犯者亦突吉羅。

不得絡囊盛鉢貫杖頭置肩上行。應當學。

跋難陀。以絡囊盛鉢貫杖頭。置肩上擔行。居士望見。不知何人。避于下道屏處。後見是跋難陀。遂共譏嫌。佛聞故制。犯者同上。

人持杖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為眾說法。波斯匿王來聽。其從眾有持杖者。六群乃別為說法。佛知故制。犯者同上。若為王大臣等。無犯。

人持劍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持鉞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持刀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持蓋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右四條。皆匿王從眾有持劍鉞刀蓋等故。佛一一并制之。犯不犯同上。

諸大德。我已說眾學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德。是七滅諍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

若比丘有諍事起。即應除滅。

諍事有四。一言諍。二覓諍。三犯諍。四事諍。言諍者。謂評論不合。如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是羸罪非羸罪。乃至是佛說非佛說。是佛制非佛制等。因此相忿相譏是也。覓諍者。如比丘問他比丘言。汝憶犯某罪不。彼比丘不喜不受是也。犯諍者。如比丘犯波羅夷乃至惡說。眾議紛然是也。事諍者。如僧中一切羯磨。一切僧事。有所不合者是也。若有諍起。即當除滅。除滅之法。凡有七種。具在下文。

應與現前毗尼。當與現前毗尼。

上句是量度其所宜之法。下句乃以法治諍也。後皆倣此。毗尼此云善治。亦云滅惡。即戒律也。現前毗尼。通滅諸諍。現前有五。一法現前。二毗尼現前。三人現前。四僧現前。五界現前。云何名法現前。現持滅諍之法是。云何名毗尼現前。現持滅諍之毗尼是。云何名人現前。共諍之人現在是。云何名僧現前。僧集和合是。云何名界現前。在界內作制限羯磨者是。以此五現前。為治其諍。如法懺悔。而諍事滅矣。若更發起者。犯波逸提。

應與憶念毗尼。當與憶念毗尼。

此毗尼正滅覓諍也。如比丘被他比丘。以無根罪謗。實知其不犯。而眾中猶說之不_已。應從僧中。乞憶念毗尼。又如一比丘犯罪。已發露如法懺悔。而僧中猶說之不_已。應從僧中乞憶念毗尼。又如一比丘未犯是罪。將必當犯。僧中說是犯罪。問之不_已。應從僧中乞憶念毗尼。凡有乞者。僧中應察其戒行。果清淨者與之。則如法。若戒行有缺而妄與。則非法也。憶念者。因其自不憶有罪故。令其憶念。若有罪則受罰。無罪則加勉也。與憶念毗尼法。彼比丘應到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禮僧足。胡跪白言。我某甲比丘。被某甲比丘再三來我所問我。汝憶犯某罪不。我再三答言不憶。今從僧中乞憶念毗尼。願僧與我憶念毗尼。使彼不復數數問我。慈愍故。如是三乞_已。僧應籌量。可與者。白四羯磨與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於僧中乞言。彼某甲比丘。云云同上至不復數數問我。下更云。僧今與憶念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又唱言大德僧聽。云云同上。至不復問其罪。下更云。誰諸長老忍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如是三說_已。即云。僧忍與某甲比丘憶念毗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滅_已。若更發起者。犯波逸提。

應與不癡毗尼。當與不癡毗尼。

此毗尼亦滅覓諍也。如比丘癡狂失心犯種種罪。後不癡。諸比丘問。汝憶犯某罪不。答言不憶。乃至三問不已。是人應從僧中乞不癡毗尼。乞法與法。俱同憶念毗尼。但改憶念為不癡耳。

應與自言治。當與自言治。

此法正滅犯諍也。自言者。有比丘犯波羅夷乃至惡說。自來首云。我犯某罪。或僧為舉問言。汝憶犯某罪不。彼自言我犯某罪。僧中更當審其相。果犯某罪。則依其自言治之。或有犯而言不犯者。或有犯重而言犯輕者。或有不犯而言犯者。或有犯輕而言犯重者。皆不應與。以非法故。若犯罪比丘不自言犯。而遽與罪者。亦非法。以五篇之罪。皆依自言治也。

應與覓罪相。當與覓罪相。

此法一名本言治。滅覓諍犯諍也。此因犯罪之人語言不一。不可依自言治。當尋覓其犯罪之相而治之。如一比丘被僧舉問言。汝憶犯某罪不。答言不犯。再問答言犯。尋復言我實不犯。向戲言耳。如是比丘。當實覓其犯罪之相。依其本言治之。作罪處所羯磨。

應與多覓罪相。當與多覓罪相。

此法正滅言諍。亦滅事諍犯諍。此因事體是非難定。輕重難判。前諸法不能滅故。多覓罪相以滅之。多覓有四。一多智慧。二多人知法。三多求因緣。四多處求斷。多智慧者。謂博學多聞。律部通利。善達開遮。心無偏愛也。多人知法者。謂到多人知法之處。行籌決斷也。多求因緣者。謂廣尋三藏。多引因緣。以為證據也。多處求斷者。謂偏到諸刹。求斷其事也。

應與如草覆地。當與如草覆地。

此法正滅犯諍。兼滅言諍覓諍事諍。以兩黨相傾。四諍并起。不可窮詰。不可除滅。佛乃教作如草覆地懺悔。如草覆地者。兩黨人各心願息諍。宜盡到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白言。大德僧聽。我等共相諍鬪。多犯眾罪。不得除滅。今從僧乞如草覆地懺悔。如是三說已。皆舒手脚伏地。向羯磨師前。一心聽受羯磨。羯磨師唱言。大德僧聽。此諸比丘。共相鬪諍。多犯眾罪。不得除滅。今從僧乞。如草覆地懺悔。僧今與如草覆地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復唱言。大德僧聽。今此諸比丘共相鬪諍。多犯眾罪。不可除滅。今從僧乞如草覆地懺悔。僧今與諸比丘如草覆地懺悔。誰諸長老忍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與諸比丘如草覆地懺悔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謂如草覆地懺悔法。草覆地者。表服罪之相。此懺悔不說罪原。不說罪名。僧亦不更問其罪相。而受懺也。

諸大德。我已說七滅諍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德。我已說戒經序。已說四波羅夷法。已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法。已說二不定法。已說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已說九十波逸提法。已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已說眾學法。已說七滅諍法。此是佛所說戒經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若更有餘佛法。是中皆共和合。應當學。

此總結上文也。更有餘佛法者。謂戒僅二百五十。而事實無窮。其非佛所遮。亦非佛所開許者甚眾。但能于是戒中。參詳其意。則無不和合。皆所當學也。昔佛告比丘。或時有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者。然于此事。若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應可行之。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即不應行。今觀佛此囑。正所謂是中皆共和合應當學也。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為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前已廣說五篇戒相。此後乃七佛所說略教。善體此意而行之。雖不中不遠矣。故一一陳之。欲希聖道者。必以忍辱為第一。何以忍辱為第一。以佛道無為。必由忍辱而入。能忍辱則漸至于忘辱。人我之相可空。庶幾無為之域。根本頌云。忍是勤中王。能得涅槃處是也。若辱不能忍。必至惱他。豈沙門之法哉。沙門此云勤息。謂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故號為沙門。今至于惱他。則人我山高。鬪諍日起。勤息之謂何。

此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戒經。

毗婆尸。一云維衛。此翻勝觀。梵語多陀阿伽陀。此云如來。謂如實道而來。示生人間。化導眾生也。梵語阿羅訶。此翻無所著。亦翻應供。謂于世間出世間之法。毫無所著。堪受九界聖凡之供養也。梵語三藐三佛陀。此翻等正覺。亦翻正徧知。謂知無不正亦無不徧。悉如法界故。此舉佛十號之三也。此佛出現于世。最初說此戒。蓋為眾生我相未除。必起鬪諍。障道之法。莫甚于此。故首防之。

**譬如明眼人 能避險惡道 世有聰明人
能遠離諸惡**

此以喻明學道貴有智也。無智之人。則貪近利信邪法。必入三途。縱得人天。終歸墮落。如行路人。有足無明。必陷于險也。有智之人。則能辨邪正。不為小利所惑。故得涅槃安隱之樂。如行路人。有足有眼。必離于險也。

此是尸棄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戒經。

尸棄。一云式棄。大論翻火依。此佛出現于世。最初說此戒。蓋以人無遠識。多受外道之法。貪人天之樂。而不知其患也。故說

此以傲其迷。

不謗亦不嫉 當奉行于戒 飲食知止足
常樂在空閑 心定樂精進 是名諸佛教

不謗遮口業。不嫉遮意業。當奉行于戒。則三業俱遮矣。然心貪飲食。則不能奉戒。心戀塵囂。則不能奉戒。心樂懈怠。則不能奉戒。故一一言之。若能如此。則戒可淨。而定可得。慧可發。諸佛之教。又有出此者乎。

此是毗葉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戒經。

毗葉羅。一云毗舍浮。此翻徧一切自在。此佛出現于世。最初說此戒。蓋因諸弟子好說他過。而自懈于進修。無由得沙門果。故示此對治之法。

譬如蜂採花 不壞色與香 但取其味去
比丘入聚落 不違戾他事 不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若正若不正

初一頌。前三句是喻。後一句法合。蜂之採花。但輕取其味。而色與香俱無所損。比丘入聚落。亦當如蜂焉。雖乞種種物。但取充虛而止。不可過索而退彼敬信之心也。次一頌。前二句誠觀他。後二句觀自觀。謂他人之事不可與他違戾。而生訾毀。非獨不可違戾。亦不可觀其事之能行與不。但當自觀己身之所行。正與不正。正則加勉。不正則力改可也。

此是拘留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戒經。

拘留孫。一云拘留秦馱。此翻所應斷。又翻作用。此佛出現于世。最初說此戒。蓋因諸弟子多希利養。不知止足。好談他惡。懈于白修。故誠之。

心莫作放逸 聖法當勤學 如是無憂愁
心定入涅槃

凡修聖法。最忌放逸。放逸則百無所成。故誠之而勸其勤學也。既能勤學。則煩惱可斷。故曰無憂愁。無煩惱則心可定。心定則無生聖果可入也。

此是拘那含牟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戒經。

拘那含牟尼。一云迦那迦牟尼。一云羯諾迦牟尼此翻金寂。又翻金仙。此佛出現于世。最初說此戒。蓋為聲聞之眾耽味小定。自生放逸。不能進修。故說此以策進之。

一切惡莫作 當奉行諸善 自淨其志意
是則諸佛教

一切惡莫作者。謂性業遮業。乃至無量不善法。悉禁使斷絕也。當奉行諸善者。謂六度萬行。乃至無量清淨法門。悉策令修進也。自淨其志意者。謂惡雖止而意或乍起。善雖行而念或難純。

則此浮情妄想不可不淨。況雖止惡。而止惡之念未忘。雖行善。而行善之心未化。清淨心中。無如是事故。亦不可不淨也。具此三者。則諸佛教法。俱不越此。故曰是則諸佛教。

此是迦葉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戒經。

迦葉一云迦攝波。此翻飲光。此佛出現于世。最初說此戒。此乃諸戒之大綱。通行之正軌。非特為一時一機而說也。

善護于口言 自淨其志意 身莫作諸惡
此三業道淨 能得如是行 是大仙人道

世間之業。不出口意身三。口業謂妄語綺語惡口兩舌。及一切非禮之言是也。意業謂貪嗔癡。及一切妄念是也。身業謂殺盜婬。及一切目之所視。耳之所聽。鼻之所嗅。舌之所嘗。身之所觸。起種種過是也。若能護此三者。不至於犯。則戒靡不淨。是謂大覺金仙之道也。夫修戒止可生天。非聖道也。然無戒。則諸聖道皆不能成故。欲求大涅槃者。必得此以為之基。謂非聖道而何哉。

此是釋迦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十二年中。為無事僧。說是戒經。從是已後。廣分別說。諸比丘自為樂法樂沙門者。有慚有愧樂學戒者。當於中學。

釋迦牟尼。此翻能仁寂默。寂默者。內冥諦理。是自利之智也。能仁者。外揚仁化。是利他之悲也。悲智雙運。立此嘉稱。於十二年下。謂彼時僧眾清淨。無戒可持。無相可制。故云無事僧。所以不立名相。略指大意示之。是謂略戒經。至十二年後。漸有毀犯。故世尊隨事立禁。廣說戒相。令其識相護持防諸有漏也。諸比丘下。結勸修學。謂比丘果爾好樂正法。樂作沙門。慚愧非法。樂學淨戒者。當於此伽陀中學也。又僧祇律中。名此為偈布薩。佛住王舍城時。有九十六種出家人。皆作布薩。惟佛不作。世人嫌之皆言。何釋子獨不布薩耶。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正應為世人所嫌。從今後應作布薩。故說此偈。

明人能護戒 能得三種樂 名譽及利養
死得生天上 當觀如是處 有智勤護戒
戒淨有智慧 便得第一道

此明護戒之利益。前四句明世間利益。謂有智之人。識邪正知利害。故能嚴護此戒。必能得三種樂。三種樂者。一得名譽。謂守戒之人。眾共讚揚故。二得利養。謂守戒之人。眾樂供養故。三得生天。謂守戒之人。十善具足。死得享天福故。後四句明出世利益。當觀護戒之得樂如是。有智之人。益當勤護淨戒。戒淨則能生定。因定則能發慧。既能發慧。便可得無上菩提第一之道。豈但得世間三種樂而已哉。

如過去諸佛 及以未來者 現在諸世尊
能勝一切憂 皆共尊敬戒 此是諸佛法
若有自為身 欲求於佛道 當尊重正法
此是諸佛教

前六句。言三世諸佛皆尊教此戒也。勝一切憂者。六凡有分段之憂。三乘有變易之憂。惟佛則五住究盡。二死永亡。故能勝也。三世諸佛已成無上果。而猶共尊此戒者何。以此戒即是諸佛之正法故。若有下。言眾生欲求佛道。則尤當尊此戒。以是佛垂教於後。令人依此而修故也。

七佛為世尊 滅除諸結使 說是七戒經
諸縛得解脫 已入于涅槃 諸戲永滅盡
遵行大仙說 聖賢稱譽戒 弟子之所行
入寂滅涅槃

七佛下。重引諸佛修證。顯持戒之勝功也。七佛為滅除諸結使。乃說是七戒經。此戒即是七佛自修之法。諸縛由此而得解脫。入于涅槃。而一切世間戲論之法。永滅而無有餘矣。結者九結。謂愛恚慢無明見取疑嫉慳也。使者。見惑。有八十八使。乃至見諦思惟九十八使也。縛者有四。謂貪嗔戒取見取也。遵行下勸持也。言弟子遵行先聖所說之戒。乃聖賢之所共稱。亦即是弟子所行。以入于涅槃之道。佛既由此而證。弟子可不依而行哉。

世尊涅槃時 興起大悲心 集諸比丘眾
與如是教誡 莫謂我涅槃 淨行無人護
我今說戒經 亦善說毗尼 我雖般涅槃
當視如世尊 此經久住世 佛法得熾盛
以是熾盛故 得入于涅槃

此引佛最後垂訓。令人尊戒也。佛于雙林中。將入涅槃時。以大悲心。廣集法眾。謂汝等莫謂我今入滅無人護汝。我今說此戒經。即與我住世無異。汝等當視如世尊。尊重而奉行之。若尊重則此經得久住世。佛法得以熾盛。以佛法熾盛。人皆奉行。則皆得入于涅槃也。

若不持此戒 如所應布薩 喻如日沒時
世界常暗冥 當護持是戒 如犛牛愛尾
和合一處坐 如佛之所說

若不下。因上文。而反顯不持之過。謂若不持此戒。于半月半月。不能如法布薩。既無戒日舒光。法性界中悉皆冥暗。眾生盡沉沒于嶮惡道中也。布薩梵語。具云鉢羅帝提舍耶寐。此翻我對設。謂相向說罪也。當護下。言當護戒。如犛牛愛尾者。言其護之切也。犛牛南夷之獸。其形如牛。而尾有五色。行必顧之。雖

為人所追。猶顧不捨。因顧其尾為人所獲。喻護戒者。雖有失命因緣。而能不失也。和合一處等。謂當半月半月。共集說戒布薩。如佛所說也。

我已說戒經 眾僧布薩竟 我今所說經
所說諸功德 施一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此頌凡五十六句。乃曇無德律師。所立大意。皆顯揚戒德。普勸修持。至此前二句乃總結上文。後四句乃發願迴向。凡一切功德。不迴向眾生。則局于自利。不迴向佛道。則止于半途。今言施眾生。而共成佛道。是為第一廣大迴向也。

四分戒本約義卷四(終)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1 9 5 3 8 8 1 1

戶名: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